

变脸

文 /〔美国〕迈克·韦布、迈克尔·科勒里

译 /曹 轶

渐显 深褐色调的银幕。

小猪跟着狮子,狮子跟着恐龙,恐龙跟着大象,诺亚方舟转呀转……转呀转转呀转……

外景 格里菲茨公园旋转木马 白天

断断续续的音乐像是随着命运之轮飞旋一般地播放着,直到我们回到现实中——

肖恩·阿切尔(30岁)骑着飞转的木马,一旁的麒麟上坐着他的儿子马修(5岁)。马蒂(马修的呢称)手里攥着一只氢气球,向他爸爸挥着手。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仿佛这里的一切都属于这父子俩——直到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透过一个狙击手的来复枪瞄准镜看着他们——一个狙击手的眼睛出现了。他等待着孩子离开他的瞄准镜——阿切尔才是他的目标。他们随着木马转到了另一面……

马修从麒麟上滑落,阿切尔向前探身把他抱到膝上。他们一起快乐地骑着飞马。这时木马转回来,阿切尔又出现在视野中。

现在我们看到狙击手。卡斯特·特洛伊非常冷峻,他训练有素、富于侵略性而且性感。他的手指绕在扳机上——

砰!一颗子弹穿透了阿切尔的背。鲜血涌出来……他从马上跌下来,摔落到旋转木马的基座上。他急切地找寻着,找寻着……然后他看见——马修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阿切尔慢慢地爬过去,抓起马修的手,这时我们突然看到鲜血的颜色,流着血的父亲抚摸着流血的儿子。

镜头仰摄飞旋的木马,颜色变为正常,马修的红气球飞上天去,飞走了。

亨德尔的音乐《弥撒亚》伴随着一连串镜头的出现:

联邦调查局的简报室

肖恩·阿切尔凝视着窗外夜幕降临在城市的上空,他老了一些,没有修脸,面带倦意,他的双眼显露出这是一个深陷困扰的男人。

《Face off》又译《夺面双雄》。这是因拍摄《英雄本色》而名扬海外的吴宇森进入好莱坞之后的成功之作,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地位。——译者

旋转木马

木马缓缓地掠过,仿佛标记着时间的流逝……

圣殿

一处烟雾缭绕、神圣的圣殿中主要位置上立着一个金光闪烁的十字架。一位牧师跪在十字架前,虔诚地祈祷着。耀眼的十字架进入镜头,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巨型炸弹的外壳反射的光。这里也并不是一个小礼拜堂,而是某建筑物的正厅。

当“牧师”把他的烟弄熄,我们看清他是卡斯特·特洛伊,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安装一项精密仪器。

另一匹旋转木马驰过……

阿切尔把他的印有 FBI(联邦调查局)字样的徽章放入衣袋,把枪装进枪套。

卡斯特设定了他的炸弹定时器,然后在定时器前面挡上一块墙板,将炸弹彻底隐藏起来。

简报室

卡斯特的头像被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他的犯罪档案在屏幕上无休止地滚动着:爆炸、谋杀、金融犯罪、绑架、恐怖纵火……

新手卢米斯认真地让自己熟记这些细节,其他人员包括布兹和万达都在用

电脑扫描网络地图、打电话等等。办公室周围摆放着纸箱子和咖啡杯,人们都高度戒备。

阿切尔:有没有从洛杉矶警局来的调查情报?

布兹:没有,长官,还没有。

阿切尔:打电话,现在就打。精英特派调查队和我们的机场组有消息吗?

万达:我们已经布置周密。就算卡斯特在这里,也早已落网……

阿切尔:他就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队员们受到苛责都一言不发,沉默的气氛蔓延开来。人们都回到工作中,这时老探员蒂托·布隆迪把阿切尔拉到一旁——

蒂托:肖恩,这些人都没日没夜地干,你得给他们一些放松的时间……

阿切尔考虑着他最好朋友的建议,然后——

阿切尔:我自己能放松的时候再让他们放松。

他走了出去,在身后关上门。

内景 走廊 白天(早晨)

卡斯特轻轻地在身后关上了安全门。一句西班牙语吓了他一跳——

扎尼托:你在做什么?

卡斯特(用标准的西班牙语):谢天谢地,我觉得自己像迷宫里的伊卡尔斯——男厕所在哪里?

扎尼托(西班牙语):这个地方是禁区,神父。你是怎么进去的?

卡斯特意识到扎尼托已经起疑心,

他把胳膊放在扎尼托肩上,和他一起走下大厅。

卡斯特:是这样的,我要忏悔,不过你不会喜欢听的。我在计划一次爆炸。

扎尼托:爆炸?

卡斯特:你知道的——爆炸——(轻抚他的脖子)噢,没关系的……

扎尼托突然抽搐,眼珠向上翻。他还没来得及喘最后一口气,卡斯特就把他扔下了楼梯。这时我们看见卡斯特手里有特制的锋利短剑。

他踢了踢扎尼托的头发,然后匆匆下楼,让人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内景 同一幢大楼 主层 白天(早晨)

孩子们组成的教堂唱诗班唱着弥撒曲“看那,上帝的羔羊”。牧师和其他人虔诚地聆听着。

“牧师”卡斯特从唱诗班面前溜达过去,径直走向出口。当他经过唱诗班的阶梯形队伍时,一个十几岁小女孩的乐谱掉落在他脚旁。

卡斯特捡起来还给女孩,然后在她耳边低语,他靠得太几乎舔到她。

卡斯特:我从不喜欢听《弥赛亚》,但是你的声音即使是亨德尔听了,也会变成天才。

他在后面轻抚了女孩以后离开了。尽管女孩有些震惊,仍被卡斯特的性感所吸引。

外景 会议中心 白天(早晨)
标志牌上写:国际教堂唱诗班

18—21日,美国律师协会。

卡斯特走出来,非常有礼貌地替一个管片警察拉住门。

内景 阿切尔的办公室 白天(早晨)

办公室里一片混乱:有关卡斯特·特洛伊的照片、线索、新闻剪报、图标散放着,阿切尔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阿切尔(通电话):……我没时间再从某个晕乎乎的法官那里取得逮捕证,就让我干下去,维克托,我保证,只要这件事情一完,我就让你照第四修正案罚我。

他刚挂上电话,内部通信联络器又响起。

金(V.O.):长官,你夫人在一线,精英特派调查队在二线……

阿切尔:让她等等。

当阿切尔接通二线时,蒂托冲了进来。

蒂托:安德生飞机场的一架喷气式飞机被租了。你猜刚才去付钱的人是谁?波吕克斯·特洛伊。

阿切尔:马上集合人力,我们出发。安排我们的一个人上那架飞机。

蒂托:但并没有卡斯特的踪迹……

阿切尔:他们两兄弟形影不离……

他们急忙出动,电话一线的等待指示灯还在闪烁。

外景 私人机场 白天

一辆锃亮的凯迪拉克开了进来,停在一辆轻便车旁。

拉斯·米勒,一个强壮的、眼睛明亮、理着锅盖头的男人从凯迪拉克出来。不一会儿,伦特·米勒从一旁的轻便车里出现。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两人仔细地扫视机场,然后分别打开了各自轿车的后车门。卡斯特从凯迪拉克中钻了出来,身着阿曼尼西服。

从轻便车中出来的是卡斯特的弟弟波吕克斯·特洛伊——轻佻、狂妄、有才气——仿佛一只人类中的蜂鸟。

波吕克斯:你迟到了26分钟。炸弹外壳装不上?我早就知道那个混蛋迪特里克会骗我们……

卡斯特:哦,天哪!

波吕克斯:怎么了!?

卡斯特:我忘了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打开!

波吕克斯:你在开玩笑吧,是不是?(对双胞胎)他在开玩笑……(冲卡斯特吼)你他妈的是不是在开玩笑!?

卡斯特亲昵地搂住波吕克斯。波吕克斯像个小孩一样挣脱出来。

卡斯特:老弟,一切都很顺利。

波吕克斯:我讨厌你叫我老弟。

波吕克斯向飞机走去。卡斯特递给伦特一叠钞票——

卡斯特:谢谢你做保姆。

伦特:还有什么吩咐?

卡斯特:我们取到其余的钱再通知你。(转身离开)对了,离市区远一点,18号的时候这里的烟雾会太浓。

双胞胎点头,然后离开。卡斯特登上飞机。

内景 喷气式飞机 白天

卡斯特冲进驾驶舱,催促飞行员。

卡斯特:快走,快走!

飞机的汽轮机发出轰鸣声,卡斯特才回到沙发坐下。一位非常性感的飞机乘务员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苏格兰咖啡。他放下咖啡杯,用放荡的眼光打量着她。

乘务员:您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卡斯特:是的……(把她抱到膝上)只有这样才能飞。

她毫不介意地笑了,飞机突然在跑道上慢下来。

驾驶舱

卡斯特猛地一下打开门——

卡斯特:怎么回事?

跑道尽头

一辆车开进视野,阻塞了跑道。

外景/内景 小车一转动 白天

汽车后面站着肖恩·阿切尔,他旁边是蒂托。

卡斯特:是阿切尔。(用枪指着飞行员的头)起飞,该死的!

突然枪从卡斯特手中被打掉,他转过身看见乘务员站在他们后面,手上握着一把手枪。她是联邦调查员温特斯。

温特斯:联邦调查员!停机,机长!

可是卡斯特用手肘推动拉升杆,飞机摇晃着向前冲去,温特斯失去平衡。波吕克斯趁机擒住了她。

内景 小车 白天

阿切尔启动了汽车。

阿切尔: 下车。

蒂托: 你不是要和两吨重的铝合金玩老鹰捉小鸡吧……

阿切尔: 下车!

蒂托在阿切尔开车之前下了车。小车向飞机奔去。

飞机继续加速, 想要起飞。

小车直向它冲去, 阿切尔双眼直视前方。

眼看两块大铁就要碰上, 又旋即分开来, 阿切尔抬眼看见温特斯的脸被压在驾驶舱窗户上, 卡斯特用枪指着她的头。

阿切尔驾车绕开飞机, 然后猛然刹住。这时联邦后备队赶到, 只是已经太晚。阿切尔看见一驾 FBI 直升机在飞扬的尘土中落下。

正在加速的喷气式飞机的舱门打开了。卡斯特向温特斯开枪, 然后把她推落在跑道上。

飞机内

卡斯特向弟弟得意地笑, 突然……

哐哐! 有东西从上面猛击飞机。

卡斯特探出舱门去看, 发现直升飞机在他们上空, 阿切尔正在指挥。就在眼神交会的一刹那, 多年来的积怨在两个男人之间蔓延开来。卡斯特从机舱门口向他开枪。

直升机的左面挡风玻璃碎裂开来。阿切尔驾驶它巧妙地躲避子弹。直升机飞走了。

喷气式飞机终于离开地面, 可是直升机又追着它不放, 攻击它的尾部。

跑道

蒂托紧张地关注着这场直升机与喷气式飞机之间疯狂的跳背游戏。

跑道的尽头就在眼前了。

阿切尔撞击着喷气式飞机的水平升降舵。

飞行员对这种受攻击的局面无能为力, 迫于无奈, 他放下拉升杆, 企图向后转。

卡斯特: 你在干嘛?



飞行员:水平升降舵坏了,我们无法起飞!

卡斯特一枪结果了飞行员,自己驾驶。他正艰难地试图控制飞机,突然一架双翼飞机向他降落下来,眼看就要着地。

阿切尔猛然掉头以躲避双翼飞机,飞机冲向飞机库。

飞机冲进了玻璃门,升降轮被撞断。双翼飞机也快速滑向飞机库,最后停在喷气式飞机跟前。

FBI 直升机降落下来。阿切尔镇静地从上面走下来——就像一个准备签罚单的交警。他很快和其他 FBI 探员会合,然后跑进飞机库。

内景 飞机库 白天

喷气式飞机的舱门被震开,卡斯特从里面跳了出来,不停地开着枪。

两个 FBI 探员倒下。

波吕克斯出现在舱门口,一个 FBI 狙击手向他开枪,子弹擦过波吕克斯的肩。他摇晃着要倒下,卡斯特扶住了他,同时立刻向狙击手开枪。

卡斯特把波吕克斯拖回了浓烟弥漫的飞机库。

阿切尔迅速查看了被杀的探员,怒火中烧。他示意蒂托和其他人往外撤。

飞机库深处

这是一个由飞机残骸和笨重的机械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迷宫。在阿切尔的率领下,FBI 探员们探路而行。

卢基·卢米斯似乎发现了什么,他发

出警报,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卡斯特捂住波吕克斯受伤的肩膀。波吕克斯看见了探员,对他开枪。

卢米斯倒在地上,耳朵被击中,流血不止。

突然一个叉式升降机向卡斯特和波吕克斯落下。

操纵的人是蒂托,卡斯特朝他开枪想迫使他停下。叉式升降机继续下落,将两兄弟分离开。

升降机扔下一堆箱子,将波吕克斯困住。卡斯特试图救出弟弟。

波吕克斯:别管我,走你的!

卡斯特把他的 Glock 手枪交到波吕克斯手上——

卡斯特:不管他们把你抓到哪儿,我都有办法救你……

波吕克斯开枪,掩护卡斯特跑过一条走道进入另一间飞机库。

万达用机关枪指着波吕克斯的头,波吕克斯举起枪,蒂托抓住他的手——

蒂托:不要开枪,除非你希望200的IQ立即消失无踪。(阿切尔走了过来)我们抓住他了,肖恩。

阿切尔:你总说这个。别再说了,我现在进去。

阿切尔离开他们走向通道。

随着音乐声响起,阿切尔和卡斯特开始了一场猫捉老鼠式的游戏。

察觉到阿切尔的逼近,卡斯特在一个飞机起落架旁停了停。他从脚踝的枪套子里取出另一把枪,继续往前走。

阿切尔也停在起落架前,他悄悄地紧随着卡斯特的行踪。



阿切尔: 没有商量, 没有交易。

卡斯特: 把我抓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的老婆和孩子会很生气! 我猜你女儿刚好发育成熟。她叫什么, 贾尼?

被激怒的阿切尔不顾一切地向前走, 想把他的死敌揪

卡斯特躲在一堆钢筋鼓轮后面, 在黑暗中密切观察着。他弹了一个响指, 想引阿切尔靠近。

阿切尔听到声音也弹了响指作为回应。两人准备拚死一搏——

砰砰砰! 就在卡斯特从黑暗里开枪的同时, 阿切尔快速地躲到一旁。卡斯特向前走出一小步。 (交叉切换)

卡斯特: 肖恩, 你死缠烂打要破坏我的兴致, 让我非常恼怒。

阿切尔: 那么你的这次“兴致”让你赚了多少钱?

砰砰砰! 一阵黑暗中的扫射使卡斯特连忙躲闪。不一会儿, 阿切尔追了上来, “噼啪”一声响, 他上了子弹。

卡斯特: 你的兴致又是什么? 我发誓, 我回到美国还不到一星期。

阿切尔: 你被通缉了。毫无疑问的, 你有权保持沉默。

卡斯特: 有事情将在18号发生……这比任何一件上帝对法老做的事都糟。我可以阻止它——但是得放了我和我弟弟。

出来。一阵寂静, 然后阿切尔感到卡斯特在他的身后。卡斯特开枪, 阿切尔立即闪避。卡斯特继续开枪, 阿切尔被迫躲到两个巨大的汽轮发动机之间。阿切尔重新装上子弹后, 看了看操纵电闸板。卡斯特追杀过来, 他听到“啪啪”两声, 这不是两下响指, 是开关的声音。

轰轰……两个引擎被发动了! 卡斯特被强大的旋风刮了起来, 穿过飞机库, 重重地摔到对面的墙上。

引擎停住了, 阿切尔走出来, 蒂托跟在他身边。

蒂托: 别告诉我他又跑掉了……

接着他和阿切尔一起注视着不动的卡斯特。就像死尸一般——只是一丝假意的奸笑还残存在脸上。

外景 机场跑道 黄昏

波吕克斯戴着沉重的手铐, 情绪异常激动, 他被布兹和万达推进了一辆货车。

波吕克斯: 我的哥哥呢?! 我要见我哥哥!

货车发动, 从一个稍稍年长的男人身边经过, 这个男人身边有两个保镖。通过媒体,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维克托·拉扎罗目睹了追击全过程。

阿切尔看着卡斯特被抬上救护车, 一张白色单子盖住了他的脸。

拉扎罗: 监督委员会本来还会因为此人而骂我们——谢天谢地现在摆平了。做得好。

阿切尔: 的确很棒, 维克托。尤其是伤亡人数。

阿切尔看着那些牺牲的队员, 三具尸体排成一行, 将要被放进有拉链的袋子里。拉扎罗看到一个记者拍下了尸体的照片, 表情变得很恐怖。

出于本能的, 他俩走了过去。阿切尔夺过尼康相机, 把底片取出, 然后将相机退了回去。

拉扎罗: 机密消息, 不得拍照片。

拉扎罗把手放在阿切尔的肩上, 把他从媒体和灾难现场带走。

拉扎罗: 你没事吧, 肖恩? (画外, 阿切尔点头) 那就回家吧。告诉伊芙。

外景 阿切尔的家(圣塔摩尼加)
黄昏

阿切尔喝着盒装牛奶, 从马路上走来。他坐了下来,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内景 阿切尔的家 夜

阿切尔进门看见妻子伊芙。

阿切尔: 嗨……(没有回答) ……发生什么事了?

她转头示意厨房那边。杰米闷闷不

乐地站在那儿, 这是一个15岁的女孩。桌上放着烟盒。

伊芙: 她历史得了低分, 却在商店行窃……

阿切尔走进厨房, 他注意到万宝路香烟的盒子。杰米正喝着咖啡。

阿切尔: 表现不错, 杰米。你违反了规定, 我是不是应该视而不见?

杰米: 说对了——都是因为你。不要问我怎么回事。

阿切尔看着伊芙想寻求援助。伊芙摇了摇头。

阿切尔: 好吧,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杰米: 你从不相信我!

她突然跑掉了, 伊芙预料到这点, 她冷静地打开门让杰米出去, 然后又把门关上。

伊芙: 你试了。虽然惨遭失败, 不过你总算试过了。

阿切尔: 她为什么连话都不肯跟我说?

伊芙: 也许是因为你教她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马上后悔) 对不起……不该这么说。

伊芙吻了他的脸, 然后整理她的医药箱——

伊芙: 有病人在等我。再试试吧, 肖恩。她恨你——但是她也需要你。

阿切尔: 伊芙……

阿切尔的语调引起她的注意——

伊芙: 肖恩, 怎么了?

但他过于激动, 想说却又没说出口。

伊芙: 是他吗? 结束了?

他的神情非常激动, 好一会儿才抬

起脸来。伊芙拉过他，他们颤抖地抱在一起。

阿切尔：我想为你和杰米做一切事情。我要找一份文职。我们离开这里，去寻找一切你想要的东西。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内景 阿切尔的家 夜

阿切尔换了衣服，向大厅走来。他停在杰米的房门口，看见她和衣睡在堆满衣服和各式女孩玩意儿的床上。一脸安详。阿切尔打量她的房间，发现她的毛绒玩具落满了灰尘，而化妆品、饰物、男人健美照片、CK 品牌的广告和乐队海报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抢占了主要位置。

阿切尔吃惊的发现他的小女儿这么快长大了，他却忽略了这一切。

他拉过毯子盖在她身上，然后静静地走开了。

他刚一离开，杰米就踢掉了毯子。

内景 联邦调查局大楼 白天
阿切尔佩戴着 FBI 徽章，走向安检处。

安检人员：请把手放上去。

阿切尔把拇指放在一个扫描器上验证了他的身份。

内景 工作区 日

这里就像一个高效率的蜂窝——探

员、密码研究员、协助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阿切尔大步从人群中穿过，人们纷纷对他点头表示祝贺，并竖起赞扬的大拇指。

在他的办公室外

阿切尔的队友在那儿，他们鼓掌，显露出骄傲的神情。阿切尔对这些赞扬感到不安，他对下属们说——

阿切尔：非常感激。现在回去工作吧，好吗？

万达（对布兹）：他就没有激动兴奋的时刻吗？

阿切尔的训练有素的秘书金伯利·布鲁斯特把收到的信息交给他。她端着一杯香槟——

金伯利：洛杉矶警察局传来这个。我应该怎么做？

阿切尔：把它传回去，顺便告诉他们不要再浪费传真纸。还有别的事吗，布鲁斯特小姐？

金伯利：没有了，先生。

他走进办公室。金伯利叹了一口气

然后转向万达——

金伯利：四年了，他还叫我“布鲁斯特”小姐。

内景 阿切尔的办公室 白天

阿切尔坐在电脑前，浏览着卡斯特的档案。他满怀仇恨地看着特洛伊兄弟作案的一幅幅图片——最后停在他儿子马修的照片上。

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卡斯特的照片上敲出“结案”二字。当蒂托进来时，阿切尔按下了“回车”键——

阿切尔：卢米斯怎样了？

蒂托：他需要做外科手术，但是会没事的。这是一个好消息……

阿切尔：说下去。

蒂托：……从专家组织来的布罗迪和米勒想见你。

阿切尔：我没空应对这些搞阴谋活动的家伙。

高个的内德·布罗迪和女运动员体形的霍里斯·米勒走了进来。

布罗迪：你最好找出时间来，肖恩。（举起一张软盘）我们在喷气式飞机残骸中找到这个，在波吕克斯·特洛伊的物件中。

阿切尔退到一旁让米勒把软盘放入电脑。显示屏上出现一桩爆炸案的电脑设计简图。阿切尔仔细地研究着——渐渐感到不安。

阿切尔：瓷制外壳……防热外罩，还有无法估量的有效承载……

米勒：威力足以夷平四座城市。

阿切尔：“比上帝对法老做出的任何

事情都要糟糕。”（对蒂托）把波吕克斯·特洛伊押过来，现在。

画面切换到审讯的场景

波吕克斯被绑在一个复杂的装置上，看上去审讯他的人没有收获。

内景 阿切尔的办公室 白天

阿切尔、拉扎罗、蒂托、布罗迪、米勒和其他的联邦调查员看着监视器。波吕克斯始终不肯合作。

波吕克斯（画外，在屏幕上）：这个炸弹对我只是一个填字游戏，一次智力训练。我从来没有把它做出来过……

拉扎罗关掉了监视器，转向阿切尔。

阿切尔：他在撒谎。

拉扎罗：他欺骗了一个全幅测谎仪。

阿切尔：波吕克斯是一个操纵型精神变态者。他可以操纵他的心跳、他的汗腺、他的血压……

拉扎罗：肖恩，我相信你的直觉，我一直都相信。但是上面想要更多的证据。老实说，我也是。

阿切尔：当有一万人死于非命的时候你要多少证据就有多少证据。

拉扎罗：我们会有一个小组负责此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预感而疏散整个城市。

阿切尔看着面前的上级。他知道希望渺茫。

阿切尔：这个炸弹已经造好，它一定在某个地方定时爆炸。

外景 联邦调查局大楼 纪念碑

白天

花岗岩墙上刻着字:

“仅此纪念所有在任务中丧生的联邦调查局的队员们”。

阿切尔看着一名工作人员在众多象征纪念死者的群星之中,又刻上三颗星。

布罗迪:卡斯特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炸弹位置的线索吗?

阿切尔: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弟弟波吕克斯。他一定会坚持到爆炸那天。

布罗迪:我们可以在牢房安插一个我们的探员,诱他泄露出炸弹的位置。

阿切尔:波吕克斯非常多疑。除了他哥哥他不会跟任何人提起那枚炸弹。而死人是不会讲话的。

布罗迪和米勒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

布罗迪:或许有类似的办法……

全景——卡斯特的身体
他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内景 特护病房 白天

阿切尔看着卡斯特的身体……他不肯相信。

阿切尔:你们为什么让他活着?(没有回答)只要他一息尚存,就很危险。

米勒:别紧张,他已经成了植物人。

米勒在卡斯特的腿上碾熄了他的烟。当然,卡斯特就像一棵蔬菜那样躺在那儿。

布罗迪:我们可以安排你进艾瑞璜监狱——作为卡斯特·特洛伊。

阿切尔:你在说什么?

当马尔科姆·霍格博士(50岁)进来时,阿切尔转身向他。

霍格:我看最好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伸出手来)马尔科姆·霍格。我专攻生理伪装的特别手术。

阿切尔:我知道你是谁。

米勒:但是你不知道他能做什么。生理整形手术……

布罗迪:他可以伪装或者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外貌——甚至是声音。

霍格:让我示范一下。(领他走出房间)我相信你会认出我们的病人……

内景 霍格的手术台 白天

卢米斯静静的躺着,一位外科医生正仔细地将他耳朵上烧焦的部分切掉。医生走向一个立体石板印刻机器。

一束激光非常精细地打在一种有机液体上,发生化学反应,一只耳朵开始成形。它从液体中浮现出来,长成一只完整的耳朵。外科医生把耳朵拿起来放在卢米斯头上相应的位置,开始缝合。

手术室上方的观察间

阿切尔、霍格、布罗迪和米勒从录像中看着手术过程,墙上有两个巨大的屏幕。

霍格:有了我们新一代抗炎症方法,伤口愈合已经从几个星期加快至几天。在下次领工资的时候,他将记不得他掉过哪只耳朵。(稍顿)而你的情况,将只是暂时的。

布罗迪:而且会更加机密。

霍格拿着一个由黄色的软骨组织和筋腱等材料制成的脸型大小的有机外壳。阿切尔拿过来盖在自己脸上——像一面薄纱面罩。一条“筋腱”掉了下来。

阿切尔：这样就可以蒙蔽波吕克斯。

霍格：这是艺术级的器官模型。内部可以做成完全跟你的头颅吻合；外部则和卡斯特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把这张脸装在你头上——

米勒：——你就成了他。

阿切尔：你们在讨论弄下那个家伙的脸？

布罗迪：借用，肖恩。这个程序是完全可逆的。

米勒：不管怎样，这个任务会在18日结束。

阿切尔翻来覆去地看着那个面罩。

布罗迪：你比谁都更清楚卡斯特。这几年来，你的生活和呼吸都与他密切相关——天哪，你甚至有点儿像他了。

阿切尔将那个模型塞给霍格——

阿切尔：给你自己另找一只小白鼠。

米勒：如果你不干——卡斯特就会再次攻击我们，也会再次攻击你……

阿切尔从他们中间穿过，走了出去。

霍格：我不觉得事情进展顺利。

布罗迪：相信我们，博士……

米勒：他会犹豫，然后他会回来。

内景 审讯室 白天

阿切尔走了进来，打量着迪特里克·哈斯勒。他的时尚装束并没有掩盖他罪恶的本性。阿切尔冷静地坐下。他看着表。

阿切尔：我赶时间，迪特里克。你只有十秒钟说你滔滔不绝的谎言，空洞的威胁和愚蠢的抵赖。然后我们进入正题。

迪特里克：如果你他妈的赶时间——你还跟我磨什么？我只是一个美术商人。

阿切尔：你是个商人，没错：工业秘密，军需品……炸药。

迪特里克：你从来没有证据。等我的女人，从不倒下的女纳粹律师到了，她就会……

阿切尔：时间到了。

阿切尔推倒木桌子，从上面拔下一只腿。他挥舞着桌腿，走向被吓呆的犯人。

外面的门厅

拉扎罗脸色苍白，他看见审讯室里发怒的阿切尔正在不停地用桌腿敲打着迪特里克的头部上方的墙。

拉扎罗：我看唯一的炸弹装在他的脑袋里。他的情况更糟了，蒂托。

蒂托：别担心。只是做做样子……

但是当拉扎罗离开后，我们看见蒂托同样也很担心。

画面回到审讯室

阿切尔把迪特里克吓得缩到墙角。

迪特里克：……好吧！卡斯特找过我但是我没理他……我发誓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任何关于炸弹的事情！

内景 走廊 审讯室外 同一时间
阿切尔走出来了……怒气冲冲——

阿切尔: 让他走, 但是我要让他看见……谁是下一个?

蒂托: 是迪特里的姐姐……

在另一间审讯室, 一个疲倦憔悴表情惊恐的女人坐着, 膝上有一个小男孩。她温柔地帮男孩翻看一本书。这是萨沙·哈斯勒(30岁)和她的儿子亚当(5岁)。

内景 审讯室 白天

阿切尔居高临下地看着萨沙——在她的表情中温柔的母性立刻被一股冰冷的仇恨所取代。蒂托带着孩子走了。

阿切尔: 你上次见到卡斯特·特洛伊是什么时候?

萨沙: 谁还在乎? 他都死了。

阿切尔: 回答问题。

萨沙: 你也看到了, 我是无辜的。我现在照顾孩子。

阿切尔: 萨沙, 你是一个重罪犯, 你藏匿卡斯特·特洛伊, 现在是你的缓刑期, 所以你最好是跟我们合作。(她沉默不语) 你希望你的儿子进看守所吗?

萨沙的眼里掠过一丝异样, 身体蜷了一蜷——但是仍然克制着自己——

萨沙: 我不希望, 但是我肯定你巴不得这样——你这个混蛋。

阿切尔(镇定地): 你上次见卡斯特·特洛伊是什么时候?

她瞪着他, 丝毫未减少怜悯和仇恨的神情。

萨沙: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他了。

内景 走廊 白天

阿切尔看着亚当离开迪特里克跳进

了萨沙的怀抱。她保护着儿子。亚当看见了注视着他们的阿切尔, 他笑了。阿切尔并没有笑。

全景 卡斯特的脸 (切换)

内景 特护病房 夜

阿切尔慢慢地围着卡斯特肌肉发达的、多毛的、有文身的躯体踱着步。尽管靠机器维持生命, 他那副标志性的笑容仍留在脸上。

阿切尔: 拉扎罗呢?

布罗迪: 不行——只有红色录影带可以保存一个月。这是一个秘密手术——完全没有文字记录。

米勒: 如果你需要他, 蒂托可以帮你筹划。但是你应该知道: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局长不行、妻子不行……任何人都行。

阿切尔的表情显示出他并不喜欢这样——然后他点头——

阿切尔: 我加入。

外景 阿切尔的家 夜

阿切尔慢慢地下车。吃力地向前门走去, 他捡起一个篮球并向篮里投。但他的表现令人吃惊——差得太远, 没投中。

内景 门厅 夜

阿切尔走过了杰米的房间。里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他停住了没有敲门, 思索了一阵, 然后走下门厅。

内景 主卧室 夜

伊芙躺在床上。阿切尔悄悄走进来，在她身边坐下，他仔细地看她安静的、沉睡的脸。她醒了——

伊芙：我刚才在做梦……

阿切尔：是好梦吗？

伊芙：我不肯定……你架着一架老式的奇怪的飞机……翻着筋斗……你在机翼上走着……我在地面上看着——你掉了下来。你有一个降落伞，却打不开。

阿切尔：你接住我了吗？

伊芙：没有。

阿切尔：为什么？

伊芙：我不知道……（用鼻尖触着他的鼻尖）可能是因为你从来不需要我的帮助。

阿切尔：噢，这是你想多了，不是吗？

伊芙：……也许是吧……（嘲弄地）也许没有……

他们深情地拥吻着。热情高涨，伊芙抱着他——突然她触到了他胸上的一处伤疤。阿切尔停住了轻抚的动作。

伊芙：没事的，肖恩。

阿切尔：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无法抹去这个阴影——向左一英寸，马蒂就不会死。

伊芙：那你就死。

没有回应。沉默中的悲痛使伊芙心寒——

伊芙：既然你都回来了，事情会好起来的。那个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阿切尔：伊芙……

他说出这个词，他想，而且需要把真相告诉她。但是他不能。于是他只好

说——

阿切尔：……如果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才能结束……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不论……有多么疯狂？

伊芙：噢天那——又有任务了……

阿切尔：最后一次。我不在的时候，我希望你和杰米去你妈妈那儿。这很重要……

伊芙：你说过你会在这儿的！你答应过！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重要？

阿切尔：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这么做。

伊芙：你想让我对你说“你可以走”？好啊，你走吧！走！

暴怒的伊芙把阿切尔推下床去。

内景 另一间卧室 夜

阿切尔走进一间小孩的房间——整齐清洁，就像一间博物馆。有几个发光的字母像星星一样闪着微弱的光。

他躺在放着玩具的床上——盯着那几个星星一样的字母：“马修。”（切换）

内景 会议中心 机器房 闪烁的指示灯 夜

炸弹定时器的发光二极管仍在闪烁计时。

内景/外景 别克56/山路 移动拍摄 白天

蒂托把车开进了霍格的研究中心的大门。

阿切尔坐在他身边，快速翻阅卡斯特的档案：资料、照片等等。

蒂托: 肖恩, 这简直是疯了。你不能这样做。

阿切尔什么都没有说……现在讨论这个为时已晚。蒂托停了车。俩人下车向实验室走去。

蒂托: 你根本就没机会欺骗波吕克斯。卡斯特喝酒、抽烟、24小时都无恶不作。他和你一点不像。

阿切尔: 不要担心……如果霍格可以做到一半他所宣称的, 我就有办法让波吕克斯开口。

阿切尔正要往里走——蒂托拦住他。

蒂托: 不是这么简单, 肖恩……变成另一个人——尤其是他——没人能再没事儿一样地变回来……即使是你。

阿切尔考虑着朋友的话……他抚摸一下自己的结婚戒指, 然后摘下来——

阿切尔: 替我保管这个。

蒂托接过戒指, 一丝关心又焦虑的眼神投向他的朋友, 而阿切尔也深情地看着他。

内景 手术台 白天

两个巨大的屏幕被阿切尔和卡斯特的网格图像占据。霍格简要地将工序分组后, 网格图像开始分别显示霍格所指出的生理特征——

霍格: 让我们来看一下, 肖恩。你们的血型是不同的, 这一点我们无能为力。其他的特征很好地吻合。身高差别只有0.5英寸, 可以忽略。眼睛的颜色基本一致。生殖器尺寸相同。

在上面的观察室里, 米勒(左右分别

站着蒂托和布罗迪) 抬起他的眉毛。

屏幕上的图像变化表示生理上的改变。

霍格: 发型轮廓将用激光剪刀来改变……微型剃刀处理体毛……牙齿将箍成卡斯特的那样……

霍格看了一眼卡斯特没有生命的、紧绷绷的身体, 转向阿切尔, 像检查牲畜那样看着他——

霍格: 来一个腹部整形如何?

阿切尔: 腹部什么?

霍格: 填充小肚子。

阿切尔: 动手吧。

整形的剪辑画面

(插入了必要的阿切尔和卡斯特身体各部位的放大的录像画面)

阿切尔正被抽取脂肪组织。同时, 霍格在阿切尔的大腿上文上“大斯芬克斯”的图腾。我们把他的腿弯曲, 然后拉直, 画面中出现阿切尔和蒂托, 阿切尔正在房顶上走着, 依然是他自己的风格。

蒂托示范了卡斯特独有的步法: 既随意又具有威胁性, 像一只猎豹。霍格复制了卡斯特的指纹, 然后把它印在阿切尔的手指上。

阿切尔模仿着卡斯特冷峻、充满杀气的眼神。蒂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烟。阿切尔把烟送到唇边——一阵剧烈地咳嗽。但是他继续尝试。

卡斯特微笑……假笑随即大笑。镜头拉回到阿切尔, 他正仔细看着屏幕上卡斯特的一段监视录像——模仿着他。

阿切尔不喜欢他的新头发, 想把头

发少的地方遮盖住。放弃这一想法之后，他又开始拉汗衫的拉链——却把新长出的胸毛夹住了。

外景 霍格的研究院 院子 白天
蒂托扔起一把枪，阿切尔用右手接过去。但是出乎阿切尔意料的是，蒂托皱了皱眉——

蒂托：接得不错，但是你用错手了。

他把枪拿过来然后用力地放在阿切尔的左手上。然后蒂托将他挑逗似的推开——

蒂托：向我开枪。（阿切尔没有反应）
向我开枪！

蒂托提起阿切尔手中的枪管，抵住自己的前额——

蒂托：你想做卡斯特·特洛伊？如果你迟了一秒钟，你就完了！现在——向我开枪！杀了我！

阿切尔颤抖着拿着枪。蒂托很生气——

蒂托：你办不到……因为卡斯特比你强……

砰！枪响了，子弹从蒂托的头边擦过。他惊恐地摸着自己的左耳，确定它还在。

然后蒂托看着阿切尔——看到了他的决心。

外景 霍格的研究院 夜
清澈而静谧的夜晚，上帝之夜，至少是一些人心目中的上帝之夜。

内景 特护病房 夜

霍格领着阿切尔来到一面大镜子跟前。

霍格：趁我手还没脏，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阿切尔脱掉衣服。他非常吃惊地看到：他的头长在卡斯特的身体上：平展的小胡子，多毛的胸膛，文身，变得稀少的头发，等等。霍格摸了摸阿切尔的伤疤。

霍格：你看这个已经不见了。（阿切尔缓缓地地点头）现在我们走吧，指挥官。

内景 外科手术台 夜

失去意识的阿切尔被推上了手术台，卡斯特在他一旁。霍格转向录像师——

霍格：确保一切都被录上——我在做逆转手术之前需要仔细研究录像。

霍格把一个氧化的普列克斯玻璃（一种用丙烯酸甲酯制成的透明塑料材料）面罩放在阿切尔的脸上。这个交织着激光电路图的真皮感应装置通过抽吸方式依附在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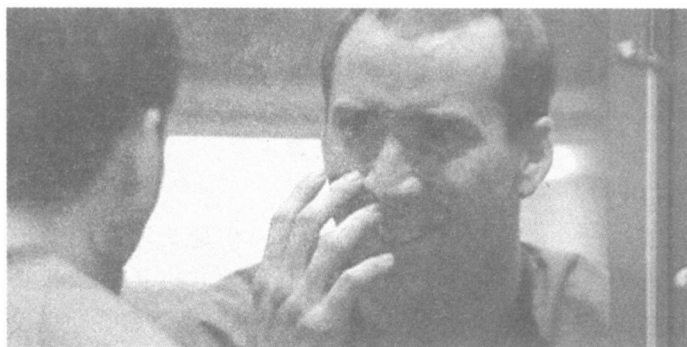
霍格透过一个光学装置瞄准，使用激光刀片沿着脸的周围齐齐地将它片了下来。然后霍格把阿切尔的脸从他的头骨上摘下来。

布罗迪和米勒在上面观看着。蒂托跌跌撞撞地跑进隔壁的洗手间去呕吐。

霍格检查了阿切尔的脸，然后把它交给了护士。

霍格：保存起来。

霍格转过身去对卡斯特的脸进行同样程序的处理。



一点) 但这是我的声音, 听起来还是我自己。

霍格: 我会在你的喉部植入一个小玩意儿。

霍格打开一个放音机。阿切尔一边重复卡斯特说的话, 一边让

霍格用一个调整波长的盒子来校正那个小玩意儿。

卡斯特(画外): 好吧, 我要忏悔, 但是你不会喜欢听到……

阿切尔: 好吧, 我要忏悔, 但是, 你不会喜欢听到……

在重复几次以后, 阿切尔的声音已经和卡斯特的一模一样。

阿切尔打呵欠、眯起眼、皱着眉——测试着每一条肌腱。他看着镜子中那个他最仇恨的人的眼睛——现在成了他的眼睛。阿切尔缓缓地转向卡斯特。后者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 但是仿佛他的标志性笑容, 那种嘲讽的笑容还在……

阿切尔: 现在怎么做?

蒂托: 已经过去72小时了。现在告诉拉扎罗, 卡斯特·特洛伊已经醒了。

外景 联邦调查局直升飞机场 白天

全副武装的探员们围着一个直升机的着陆点站着。一架漆黑的直升机从天而降, 像一只狂怒的蜜蜂。

外景 直升机着陆点 白天

卡斯特平缓的脑电波突然活跃起来——一时之间仿佛会保持下去。霍格看了一眼, 可是迟了, 跳动消失了。

但是摄像机拍摄卡斯特的耳朵——我们感到, 他的听力仿佛开始恢复。

(切换)

内景 康复室 白天

头上裹着的绷带开始被拆下。

蒂托、米勒和布罗迪等着霍格拆下绷带。病人向镜子里看去。

肖恩·阿切尔变成了卡斯特·特洛伊。

阿切尔摸着自己的新脸。他看着镜子……觉得现实很冷酷。

阿切尔颤抖起来——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时之间, 他看上去快要疯了。

蒂托: 肖恩, 你没事吧?

阿切尔无法回答, 别人体会不到他现在的心情。最后, 他回到现实, 仍然很激动, 但尽力控制着。

蒂托走过来, 本能地, 他摸着自己的手枪皮套。

阿切尔: 没事……我没事。(意识到

拉扎罗看着蒂托押解着一个上着手铐脚链的“卡斯特”。两个武装的探员从直升机上下来,接过“卡斯特”。他顺从地跟着他们,这时听见——

蒂托:看好这个烫手的山芋——只要他一有机会就会咬死你们!

阿切尔明白了暗示。他开始反抗,最后被扭送上了直升机,他被铐得更死。

阿切尔和蒂托对望了一眼,他们都十分清楚这次起飞的真正意义。直升机的舱门关上了。它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呼呼地刮走了。

外景 直升飞机场 临时台架区
白天

围在四周监视的小组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卢米斯:阿切尔这一周的训练怎么样了。也许我们应该联系他一下。

万达:算了吧。他现在肯定陷在乔治亚沼泽里呢。

他们经过布罗迪和米勒身边,这两人看着飞机在天际消失。很远,很稳。

内景 直升机一飞行中 白天

探员们重新检查阿切尔的镣铐。

阿切尔:别忘了——我要了犹太教的干净食物。

一个探员一肘推在阿切尔的肚子上。另一个在阿切尔的腿上扎进一只注射器。噗哧……阿切尔在药物作用下一阵痉挛——然后昏迷过去。

内景 艾瑞璜监狱 小隔间

阿切尔被浇醒过来,一个狱卒正提着一支水管对着这个新入狱者。

阿切尔趴在钢铸的地板上,护着自己的脸。浇水停止了——监狱长沃尔顿进来了。

沃尔顿:你现在是艾瑞璜的新成员——不再是任何地方的市民。人权狂热者、日内瓦公约和隐私警察在这里没有权威。你没有任何权利……(拍打了一下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当我说你是我的,那就是我说了算。趴下。

阿切尔趴在地上,脸上露出落魄的神情,这些都被监狱长看在眼里。

沃尔顿满意地让阿切尔站起来。另一个狱卒放了一双奇怪的钢靴在阿切尔面前。

沃尔顿:穿上它。

阿切尔看着这双沉重的钢靴。一条带锁的铁链绕住靴子,还将脚踝套在里面。靴底上是有磁铁。

沃尔顿:不要你闻它们,穿上。

阿切尔照办了。一个狱卒蹲下将靴子的铁链锁住了。他试着移动——但是动不了。

阿切尔:太紧了。

沃尔顿:这是套枷锁。闭上你的嘴。

沃尔顿用他的高压电棍猛击阿切尔。

沃尔顿:监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这双靴子会告诉我们你的位置——每天的每一秒钟。

沃尔顿把他的拇指按在一个FBI标准扫描仪上,一个指纹印形成了,代表了他的身份。

一扇重重的门自动打开了。

沃尔顿：我押了50块赌你吃饭时一定会死。别让我失望。

沃尔顿把阿切尔向门推去。阿切尔奇怪地发现自己能动了。

内景 集体场合 白天

犯人们吃饭。当阿切尔进来时大家都沉默了——只听见了磁场一直发出的嗡嗡声。大块头的杜博夫看到“卡斯特”的一瞬间，怒火开始燃烧。

阿切尔瞄到了波吕克斯的方位，就在一个蓄山羊胡子带法语口音的小个子旁坐下了。

小个子：嗨，卡斯特——还记得我吗？

阿切尔：法布里斯·瓦西纳……当然，我——（稍顿）——我想肖恩·阿切尔抓你是因为你毒害那五个加拿大议员。

瓦西纳：这几个龌龊的人根本就不该投魁北克的反对票。（稍顿）我们听说

你被干掉了。

阿切尔注意到其他犯人都都在打量他。

阿切尔：我看起来像是被干掉了吗？

瓦西纳摇头——然后他突然睁大眼睛……嘭！杜博夫向阿切尔冲过来并不停地用拳头打他。他们从桌上滚过——打翻了所有人的食物。

狱卒（对讲机）：主控室，我这里有骚乱。快锁住——

沃尔顿（对讲机）：快锁住。

沃尔顿看着杜博夫把阿切尔扔了出去。阿切尔摇摇晃晃想站起来——看见围观的犯人和狱卒看着他，都神情漠然。尤其是他的“弟弟”波吕克斯，满腹疑问地看着他。

杜博夫想继续攻击，但是阿切尔已经做好防备。就在杜博夫一拳冲他的脸打来时，他接住了杜博夫的拳头。

阿切尔：不——能——打——脸。

阿切尔紧紧地握住杜博夫的拳头，



不停地踢他的小腹。钢靴撞在肉上。杜博夫蹒跚着后退,阿切尔向前逼近,似乎要杀了他,还非常自得其乐。

沃尔顿向上看着——

沃尔顿:把他们锁起来。

插入镜头:上方 安全主控室

监狱的网络中心——影像器材和监视器将整个监狱的事件和私密活动尽收眼底。

两个值班者听见了沃尔顿的呼叫,在屏幕上找出了阿切尔和杜博夫的影像,他们开启了相应的开关,接着“嚓”的一声,大磁靴把两个犯人定在地上。杜博夫无奈地挥打着,但是碰不到阿切尔。

沃尔顿粗暴地把阿切尔推进了一间隔离室。

阿切尔:为什么?是他先动手的!

沃尔顿猛推阿切尔,他摔在地上。

阿切尔:等我从这里出去——

沃尔顿:你要干嘛?

阿切尔:我要把你解雇了。

他的话非常荒谬,沃尔顿笑了。每一个人都笑了。从犯人的反应来判断,阿切尔知道自己已经被接受了。

沃尔顿(对杜博夫):已经两次了,杜博夫。再来一次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对其他人)回到你们的“房间”,否则没有饭吃。

当阿切尔回到队伍中,他瞅见波吕克斯在等他。他为第一次的碰面做好了计划。

波吕克斯:嗨,老兄……

阿切尔:——波吕克斯?

波吕克斯:我当然是波吕克斯,你到底怎么回事?

阿切尔看着他,假装非常迷惑,沃尔顿走过来推他。波吕克斯看着“哥哥”走开,非常担心。

内景 阿切尔的牢房 夜

阿切尔躺在窄小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孤独无助的他意识到在这里发疯是多么的容易。

外景 霍格的研究院 夜

一个出奇明亮的夜。梵·高之夜。那夜他把自己耳朵割掉了。

内景 外科手术台 夜

卡斯特静静地躺着。他的生命仪器都没有反应。突然他的脑电波跳动起来。一下——两下——三下。脑电波活动加强,并趋于稳定。

卡斯特的手指动了。然后他握紧了拳头。

卡斯特的脑袋缠着绷带。但是他的眼睛睁开了。

卡斯特条件反射地从床上扭身坐起,他拔掉身上维持生命的管子。他痛苦地走下床,呻吟着。

他勉勉强强站起来——蹒跚地在手术室里走动——直到他在窗户里突然看到他缠着绷带的脸。他迅速地拆下绷带。

绷带落到脚下……我们不知道卡斯特看见什么,只听见他哀号,然后哽咽和尖叫,卡斯特唯一的一次失去自制。

最后卡斯特终于安静下来,他拿起电话拨了号码。

卡斯特: 拉斯……好吧, 伦特。(拿起桌上的资料) 一些倒霉事情发生了……我有麻烦……仔细听着……

外景 霍格的研究院 夜(稍后)

一扇滑门打开了。拉斯和伦特粗暴地用枪口抵着霍格把他押进了手术室。

内景 手术台 夜

拉斯和伦特把霍格推了进来。手术室亮着灯。屏幕上播放着阿切尔的手术录像。

霍格看见他被吓坏的助手, 他们都被绑住了。

霍格: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要干嘛?

拉斯把霍格推到一个站立的人面前, 镜头推进到霍格的眼镜。从眼镜的反射中我们看见……一个没有脸的男人。

霍格因看见那些裸露的肌肉、软骨组织而感到恐惧。男人举起一支烟凑到唇边, 然后吸了一口——

卡斯特: 你觉得我想怎样?

内景 监狱 集体场合 白天

一面巨大的墙幕上放映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墙幕下面——犯人们正在度过他们的放风时间。

瓦西纳盯着墙幕, 波吕克斯认真地看着他“哥哥”打篮球。阿切尔投了一个空心入网球, 回击了其他犯人嘲讽的目光。

波吕克斯: 你肯定已经觉察了, 这个磁场嗡嗡声简直令人发疯。要不我们会先长出脑瘤。

瓦西纳: 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邦邦”响的录像带——一直不停……

波吕克斯: 好像他们巴不得我们会暴动。我们到底在哪里?(篮球运动结束) 我们得走了……

波吕克斯快步走向阿切尔, 把自己的烟给他。阿切尔吸烟时波吕克斯看着他——有些惊异。

波吕克斯: 我替你担心。

阿切尔: 为什么?

波吕克斯: 你的投射没有弧度。你以前爱虚张声势……现在变得利索。活脱脱一个天主教女学生。(注意到) 还有为什么你不停地摸你的手指?

波吕克斯发现阿切尔条件反射地摸他的戒指。阿切尔立即停住了。他吸了一口烟, 然后喷在波吕克斯的脸上。

阿切尔: 我曾经昏迷过……

波吕克斯用手指扒开阿切尔的下眼皮, 就像兽医检查病狗一样。阿切尔把他的手推开了——

阿切尔: 我的反应、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所有的事情都混乱了。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杜博夫要揍我。

波吕克斯: 在他被捕那天, 你勾引了他老婆。你怎么会忘记?

阿切尔: 我忘得一干二净。看看周围——这里一半以上的家伙都跟我们有过节。你说我要是全忘了会有什么后果?

波吕克斯看了看其他犯人——他们如恶狼一般围绕、打量着两兄弟。本能

地,波吕克斯靠向阿切尔想保护他。

阿切尔: 我需要你做一次哥哥——在我恢复部分记忆之前。你认为能行吗?

波吕克斯坚决地点了头,阿切尔接着拉了拉他的衣领,露出了金字塔文身。

阿切尔: 我知道这个是我十岁生日时弄的。但是我忘了为什么。

波吕克斯: 兄弟——这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的一天!

阿切尔假装拚命回忆。他接着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记起来了。”

阿切尔: 哦,天——妈妈死在了市立医院。

波吕克斯: 她不停呕吐、抽搐,那些混蛋却救不了她。你对她做了人工呼吸,那时你已经相当强壮了。(稍顿)记得你在葬礼上答应我什么吗?

阿切尔: 呃——杀了所有医生?

波吕克斯: 这之后,你发誓永远照顾我。

阿切尔: 我敢打赌,我一直遵守诺言……

波吕克斯: 唯一一个诺言。

波吕克斯挪向阿切尔想要寻找慰藉。阿切尔温柔地搂过波吕克斯的肩,继续施展伎俩——

阿切尔: 忘记过去。我们要着眼将来(稍顿)我们还有明天……

波吕克斯: ……少废话五百万元现在都泡汤了……

阿切尔: 这并不是最糟的。

波吕克斯: 还有什么比失去五百万更糟的?

阿切尔: 爆炸的时候我们还困在这

个老鼠窝里。你造的是一件艺术品。它属于史密森尼博物馆。

波吕克斯有些飘飘然——阿切尔说的每一个字已经抓住了他。

波吕克斯: 是的……洛杉矶会议中心马上就……

阿切尔: 谢谢,波吕克斯。

波吕克斯:“谢谢”?我想他们是不是真的把你搞傻了。

阿切尔笑了,笑得像肖恩·阿切尔。不知道为什么,一种不安的感觉袭上波吕克斯的心头。

内景 阿切尔的牢房 白天

阿切尔耐心地踱着步……门开了,沃尔顿冷冷地看着他。

沃尔顿: 有人探望你。

阿切尔笑了笑——非常满意布罗迪来得及时。

内景 审讯室 白天

阿切尔的靴子被吸在地上,吊门升了起来。他的信心转眼间成了无法言喻的恐惧。因为他发现自己正看着的人是——肖恩·阿切尔。这个人有阿切尔的脸——他真正的脸。

顶替者: 怎么了?你不喜欢我的新造型吗?

阿切尔看着他自己的样子,想弄清楚这一切。接着他认出了脸上的假笑,那眼中的愚弄神色,他说出了不该说的话——

阿切尔: ——卡斯特……?

卡斯特: 不再是了。

阿切尔: 不会的, 这不可能的。

卡斯特: 我想霍格博士用的术语是“强力遥感”。谁知道? 可能是脸被割掉的疼痛把我弄醒了。要不然就是上帝根本就是站在我这边。(开始踱步) 顺便提一下, 我还知道你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证件。

他继续踱着, 一边念念有词《洛杉矶时报》的内容: “霍格研究院成地狱——马尔科姆·霍格死亡”。

卡斯特: 可怕的悲剧。霍格是那样的天才——但太自私了。我只得拷打他的助手才说服他给我做了同样的手术。

阿切尔: 你杀了他们?

卡斯特: 我当然杀了他们, 你这个笨蛋。霍格, 他的职员们……

画面闪回到霍格的尸体——他躺在地上, 实验室在燃烧。旁边还有两具仍在燃烧的尸体。

卡斯特: 米勒和布罗迪——

画面闪回到布罗迪和米勒——死在一辆出事的车里。

卡斯特: 我还雇了一个人去找你的伙伴蒂托。

阿切尔: 他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卡斯特: 噢, 肖恩。我认为你比谁都更清楚。我真希望你能在那儿亲眼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画面闪回到蒂托……他先微笑, 然后惊恐地后退, 因为卡斯特向他开枪, 然后从台子上拿了阿切尔的结婚戒指。

内景 艾瑞璜监狱(现在)

阿切尔震怒地看着卡斯特手指上的戒指。

卡斯特: ——很快, 我猜到你来过这儿。(稍顿) 我撕毁了能证明你身份的所有证据。相信吧——你下半辈子都会在这儿了。

阿切尔: 卡斯特, 不要这么做——

卡斯特: 没有商量, 肖恩——没有交易。请原谅我, 我有一个重要的政府工作要做, 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要睡——对不起, 我是说——“要爱”。

阿切尔不能自己。他大叫, 挥动双手——却碰不到卡斯特。卡斯特打开门, 狱卒们冲了进来——棒打他, 并用电击他使他失去知觉。

沃尔顿: 对不起, 长官。

卡斯特: 没关系。很难预料一个精神变态的罪犯会做什么……

内景 牢房 白天

狱卒们把阿切尔推进了他的牢房。

沃尔顿: 最好是乖乖的, 卡斯特。你可能会非常孤单, 波吕克斯走了。

阿切尔: 波吕克斯怎么了?

沃尔顿: 阿切尔和他达成交易让他为政府提供证据。他已经被释放了……

阿切尔: 沃尔顿, 你必须听我说——现在!

沃尔顿: 不然呢? 你把我解雇了?(摁了一个电钮) 你会在这里被监禁到我开口……

钢板合上了——也关闭了阿切尔恳求的声音。

内景 阿切尔的车 移动 白天

卡斯特一边小口地抿着一杯啤酒,

一边在风景如画的郊外驾车行驶。他看到：男人睡在吊床上，女人们在聊天，孩子们一同玩耍。

卡斯特(感到厌倦)：天哪，这是什么生活。

卡斯特想找一个地址，却不小心开过头了……

阿切尔的住宅

伊芙穿着工作装，漠然地看着车开过。不一会儿，车又倒回来停住了。

卡斯特藏住啤酒，挤出一个温柔的笑脸，然后下了车。伊芙并没有笑——

伊芙：我料到你迟早会忘了我们住哪儿。

卡斯特：对不起——最近的工作太累了。

卡斯特抬头看着她——她比想像中的更加美丽。

伊芙：你的“重要”任务怎样了？

卡斯特：你知道些什么？

伊芙：我知道你总是告诉我的：相当于完全没说。

卡斯特：计划没有按原定方式进行。你去哪儿？

伊芙：我有一个手术。

卡斯特：手术——你没事吧？

然后他瞄到了她的医药箱。糟糕。

伊芙：别想逗我——我还在生气。冰箱里有剩菜。

卡斯特：工作愉快。

卡斯特向她吻别——吻在嘴上。

伊芙：你怎么了？

卡斯特：我不是常常亲我的老婆吗？

伊芙：不是。

卡斯特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上车，然后开走了。

内景 阿切尔的住宅 白天

卡斯特走了进去，四处打量——

卡斯特：简直是个垃圾站。

内景 书房 白天

卡斯特看着过去的圣诞贺卡将人一一辨认。名字和人对上号，他记起了万达、布兹、拉扎罗，等等。

另一件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到了一本花花的笔记本，这是伊芙的日记，他看了几页，然后念——

卡斯特(念)：“……‘约会日’总是不成功……我们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有做爱了……”真是失败。

卡斯特听到一个声音。穿过客厅，他瞥到了杰米。



杰米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打电话聊天,只穿了小短裤和很短的T恤。卡斯特走近,想看得更仔细。

卡斯特:有计划了。

内景 杰米的房间 白天

杰米掐熄了她的烟——

杰米:我收到你的E-mail了,卡尔。那首诗很甜——(瞥见门口的卡斯特)等一下……她想关上门,卡斯特却把脚卡在门边。

杰米:我再打给你。(对卡斯特)你不尊重我的空间。

卡斯特:我进来了,贾尼。

卡斯特险恶地逼进了房间。

杰米:“贾尼”?

卡斯特瞥见一个枕头上绣着的她真正的名字。他挑逗地看着她,当他走过来时,杰米有些胆怯。

卡斯特:我觉得你没听我说……杰米……你这儿有我想要的东西……

他向她逼近,从她身后走过。他从桌上拿起一盒烟。

杰米:这些是克莱丽莎留下的。

卡斯特(耸了耸肩,点了一支烟):我不会告诉妈妈的,如果你也不说。

杰米:你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

卡斯特:你还会看到好多变化——(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爸爸改头换面了。

杰米看着他,非常吃惊,卡斯特走了出去。

内景 艾瑞璜监狱 阿切尔的牢房

阿切尔的拳头擂得出血,声音嘶哑了,他还敲着牢房的门。最后,精疲力竭的他不得不停下,他看着门上镜子里反射出的敌人的脸,这个敌人目前已经主宰了他的生活。

内景 联邦调查局大厅安检处 白天

卡斯特装出“阿切尔”严肃的样子,门卫验证了他的指纹。他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内景 联邦调查局审讯室外监视室 白天

布兹和万达透过一面单向窗户看着波吕克斯。他正在狼吞虎咽地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卡斯特来了。

布兹:我们都对蒂托的事感到非常抱歉……

卡斯特:嗯,坏事一桩。

布兹和万达交换了一下眼色。对他们而言,“阿切尔”又在逃避自己的感受。

卡斯特:我们的明星证人怎样了?

布兹:除了他喜欢在三明治上抹什么样的芥末,他没有说任何事。

万达:如果真有炸弹——我们就快没有时间了。

拉扎罗(画外):阿切尔!

拉扎罗狂怒地向他们走来。布兹和万达立即闪到一旁。

拉扎罗:你和波吕克斯·特洛伊作交易?他是个“操纵型精神变态者”。这是你自己说的,肖恩!

卡斯特:让我做我的工作,维克托。

拉扎罗: 过去的八年中我都支持你的工作。从现在开始, 你照章办事, 一切都跟我无关了, 清楚吗?

拉扎罗走了。卡斯特看着他离开。

内景 审讯室 白天

卡斯特走了进来, 他关掉了麦克。

卡斯特: 你应该多少透露一点——让我有面子。

波吕克斯: “有面子”? (食物恶心地从嘴里掉出来) 看见那张脸我就想吐。

卡斯特: 每当我面对镜子时都不得不看这张愚蠢的嘴脸。看我的眼睛, 我的下巴, 我完美的鼻子——都没了! (注意到自己的反应) 阿切尔夺走了我的生活, 我就夺去他的。老弟, 我总是直来直去。

波吕克斯: 听起来好像他们把你的脑子也带走了?

卡斯特: 等我们成了拆弹英雄, 要怎么呼风唤雨都行, 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做下一件事情……

波吕克斯仔细听着——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

波吕克斯: 我们可以破获多少贩毒机构。我们可以敲诈多少电影明星!

卡斯特: 这只是食物链的最后一环。波吕克斯——如果有人空军一号装炸弹会有什么后果?

波吕克斯: ……有人会变得富有。而且, 我猜所有的人都会很失望。

卡斯特: 失望, 脆弱……等着救世主来临, 再给他们希望。如果这是个 FBI 英雄会怎样? 一个真正的童子军和居家男人——过去毫无污点。想像这个人应该

在哪里挺身而出——当时间正好。

波吕克斯: 这是一个大胆的梦想, 卡斯。但是肖恩·阿切尔并不是一个居家的人。

卡斯特: 现在还不是。但是等你“忏悔”之后, 就自由了。我将实行我的……

外景 会议中心 白天

警车呼啸着来到现场。一队警察疏散着大量人群。

内景 会议中心 地下室 炸弹定时器特写 白天

已经只剩下不到两分钟。

拆弹小组正在拆除炸弹的外壳。炸弹复杂的内部机械还在危险地运转着。所有人都很紧张, 小心翼翼。

拆弹组组长: 天那……有建议吗?

技师: 有……逃命。

卡斯特推了推他的防爆面具, 看上去他很阴险。

拆弹组组长: 它受一个震动感应器的保护……只要碰一下就……

卡斯特: 解散你们小组, 组长。

拆弹组组长: 长官, 你不能撤走它——

卡斯特: 走!

拆弹小组匆匆撤退。卡斯特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人时,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无线接收器, 把它打开。炸弹立即瘫痪。

特写: 定时器停在26秒。

画面再回到卡斯特脸上, 不甚满意的他又开启了炸弹——把定时器定在四秒。这样更好。

内景 艾瑞璜监狱 集体场所 白天

犯人们正在用午餐。沃尔顿进来了——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肖恩·阿切尔推了进来。

沃尔顿：今天有一个特权：可以看电视——这是联邦调查局长官肖恩·阿切尔的命令……

犯人开始起哄，大屏幕所展示的内容从自然风光转到了 CNN 电视台。

屏幕上出现了会议中心

“大汗淋漓”的卡斯特艰难地走出来，拿着被拆除的炸弹。

新闻播报员（画外）：这是在洛杉矶会议中心，一位联邦调查员成了英雄。肖恩·阿切尔在一枚重型炸弹爆炸前数秒钟将它拆除。现在请瓦莱丽·赖斯为我们介绍最新的发展……

外景 会议中心 白天

在媒体的包围中卡斯特得意洋洋。

播报员赖斯：表面上这枚炸弹针对的目标是数名高级法官——他们本应在今天来这里讲话。（递过麦克风）阿切尔先生，你能想到是谁设的炸弹吗？

卡斯特：这是机密。但是如果他在听的话，我要对他说：（对着镜头）干得漂亮。你现在知道谁在控制了。

内景 艾瑞璜监狱 集体场所

阿切尔看着电视，感到非常生气和绝望。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狱卒用指纹证

明身份通过了安检门。阿切尔的目光集中到指纹扫描仪上。

内景 联邦调查局工作区 白天

一位同事对卡斯特竖起大拇指，其他人微笑着——但是他们都知道最好不要鼓掌。

卡斯特：你们都没看电视吗？为什么没有掌声？

他们都面面相觑，有些害怕。但是卢奇·卢米斯率先拍手，于是其他人也开始激动地鼓掌。

卡斯特：——卢米斯，布兹，嗯——万达……你们所有人，我从心底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些年来忍受我这个讨厌的粗人。从现在开始——我获得新生。

万达：肖恩·阿切尔脱胎换骨……

疯狂的掌声被兴奋冲过来的金打断了——

金：长官……白宫的电话。

卡斯特装作很吃惊，仿佛不知所措的样子。然后他昂首阔步地走向办公室，经过金时停下来戏谑地在她臀部拍了一下，使她有些意外。

内景 阿切尔的办公室 白天

卡斯特审视着他的新环境。他坐进阿切尔的大皮革沙发里，看见一个镜框里镶着阿切尔和家人的照片。他模仿着阿切尔有些呆板的笑容——

卡斯特：肖恩，你的职业终于起步了。（拿起电话筒）阿切尔，没问题，我等着。

一边等待接通电话，他一边拿起一

个小本子:《你和联邦调查员:新职员的初级读本》。然后——

卡斯特:总统先生,非常荣幸……

外景 阿切尔的家 白天

卡斯特拿着许多装食品杂货的袋子走进了后院,杰米在那里练习投篮。他看见她没有投中。

卡斯特:来比赛如何?

杰米:别又让我踢你屁股,爸爸。这不利于我的心理发育。

卡斯特:怕输?

卡斯特灵巧地投入了一个球。杰米盯着他,拿过球投了一个空心入篮。

卡斯特:“哇噢”!

杰米对他嗤之以鼻。他又投进了另一球——

卡斯特:试试让球的弧线更高一些……让你的肩和篮板垂直。

她勉强地听从,按这个方法——投了一个很漂亮的球。她满意地点了点头。轰!一辆宝马开进了车道。

杰米:我要走了,卡尔来了。

杰米一阵小跑迎上卡尔(17岁)——一个穿戴整洁的大学生模样的人。卡尔替她打开车门,向她招手,冲卡斯特笑了笑。卡斯特专注地看着卡尔,并不喜欢他的样子。

内景 阿切尔的家 夜

疲惫不堪的伊芙打开了门。屋里很黑。她摸索着寻找灯的开关……一支火柴点燃了,卡斯特开始点蜡烛。餐桌上摆放着烛光晚餐。他微笑着,而伊芙有些惊

异。

卡斯特:别告诉我你忘了。伊芙——今天是约会日!

饭厅 稍后

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伊芙从她的座位这边抬起头来。

伊芙:为什么我感觉这是一次我毫不知情的约会?

卡斯特:有必要保留一丝神秘感,事情才会难以预料。

伊芙看着他,卡斯特给她斟上更多的酒。她的笑容渐渐消失,她猜到了原因。

伊芙:“难以预料”?你总是像海浪一样难以预料。(认真地)这次你又要走多长时间?

卡斯特:走?

伊芙:不就是这样吗?倒酒,做饭——你的另一个任务?

卡斯特:我哪里也不去。

伊芙:你总是这样说——然后你就走了。

卡斯特:我想这是我活该。肖恩·阿切尔是世界上最粗心、最不温柔的丈夫。

伊芙:肖恩,这不是真的——

卡斯特: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我想我要改!我现在想单独跟你在一起,我想要看蜡烛在你美丽的——

卡斯特说不出来伊芙眼睛的颜色。他假装浪漫地向前靠了靠,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

卡斯特:——棕色的眼睛里舞蹈。

他吻着她的头发,然后是她的肩,她

的皮肤。她有些激动,却又很小心。所以卡斯特更进一步——

卡斯特:我希望一切都很好……当我告诉你我升职了。

伊芙:你怎么了?

卡斯特:其实还没有。但是拉扎罗已经老了——他不可能一直在那儿。而我渴望更上一层楼。

伊芙:肖恩……这样很好。

卡斯特:所以说,我哪里也不去。除了和你一起上楼……

内景 卫生间 夜

卡斯特把伊芙拉进洗澡间,拧开水龙头。

他脱掉伊芙的外衣,像兀鹰伏在尸体上一样露出贪婪的表情。他们倒在地上,水在四周漫溢,卡斯特在她的耳旁喃喃低语……

卡斯特:亲爱的,这就像我第一次拥有你一样。(切换)

水从排水道流下……

内景 艾瑞璜监狱 集体场所 夜
孤独的阿切尔在慢慢踱着。

阿切尔:他们从来不让我们脱下靴子吗?

瓦西纳:除非他们把你送去“诊所”。

阿切尔:你的意思是当我病了?

瓦西纳: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病了。诊所是用来整治那些不听话的家伙的。杜博夫刚被送进去了——看看文莱特——

瓦西纳指着不远处一个晕乎乎的犯

人——文莱特——他正坐抱膝坐在一个角落里。

瓦西纳:是我见过的最难对付的家伙——不如你,当然。现在他只是一个流水口的傻瓜。

阿切尔:他做了什么?

瓦西纳:他打了一个狱卒。

阿切尔瞅见沃尔顿在不远处徘徊,他向他走去。

沃尔顿:找麻烦,卡斯特?

阿切尔:事实上——是的。

嘭!阿切尔一拳打翻沃尔顿。

内景 监狱 集体场所 夜

沃尔顿和一个狱卒押着阿切尔走向一扇铁门。

内景 “诊所” 夜

阿切尔被扔在地上。他看见自己躺在一堆脏东西上。他抬头看——吓得连连后退。

阿切尔看见杜博夫被绑在一个直直的铁椅上,已经被行刑。他的四肢僵硬了,眼睛无神像一只灰鯖鲨鱼。但是他的脚是裸露的——没有穿鞋。

医生技师:拖布在哪儿?他吐得到处都是。

一个助手解开杜博夫把他扔在一把椅子上。

医生技师(拖地):——下一次,饭前带他们进来……

阿切尔打量着这个地方:上面有一条通向外面的狭窄通道。

回到刚才的画面

沃尔顿把阿切尔绑在椅子上。医生技师冷笑——

医生技师：好日子——卡斯特·特洛伊。

他将 ECT 头箍准备就位：两枚针样的螺钉用来插入阿切尔的耳朵。一朵蓝色的静电火花从螺钉里跳出来。

沃尔顿粗暴地把阿切尔的头 进头箍，然后把一截皮带塞进阿切尔的嘴里。

沃尔顿：紧紧咬住，因为待会儿你什么都会往外吐。

医生技师：脱掉他的鞋子。

沃尔顿解开阿切尔的一只鞋子然后把它拔掉。正当医生技师准备绑阿切尔的胳膊时——沃尔顿已经解开并脱下了他的另一只鞋子。

阿切尔的脚自由了。啪！他猛地向上一扬腿——沃尔顿向后退，非常吃惊。

阿切尔的一只手被绑住了，他坐在椅子上使劲往后一退然后踢掉了头箍，医生技师正好倒在头箍上，碰到了“测试”按钮——噼！头箍发出火光，击中医生技师的肩膀，他倒在地上，神经受到重击。

助手看见阿切尔的一只手还被绑住，急忙冲出了房间。

阿切尔正要挣脱的时候——沃尔顿出现在他头的上方，用枪指着他。

突然，杜博夫痛打沃尔顿——把他的鞋子当成了铁拳头。监狱头子倒下了。

杜博夫冲阿切尔憨厚地笑了——所有的仇怨都在此刻化解了。阿切尔感激地冲他点头——他们是一个战线的……

至少是现在。

这时警报拉响了。

阿切尔看见狱卒们堵住了房间。他想关上门——狱卒们却已经快要冲了进来。杜博夫凑过去用自己庞然的身躯向门上压去，门被合上了。

画外，狱卒们使劲地撞门。

阿切尔很快地搜了沃尔顿的衣袋，找到一个打火机，他把它收了起来。打量四周，阿切尔跳上了一盏固定在铰链上的吊灯，吊灯摇摆着，阿切尔通过它爬上那条狭窄的通道。

阿切尔：杜博夫——上来！

杜博夫如法炮制爬了上去。

沃尔顿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打开了门。狱卒们冲了进来。沃尔顿举起一把自动来福枪扫射。

子弹追着爬进了狭窄通道里的阿切尔和杜博夫。

内景 安全控制中心

两名狱卒看见阿切尔和杜博夫从诊所的监视器里消失了。他们操起电棍朝门口跑去。

门打开了——杜博夫和阿切尔出现在门口。他们很默契地袭击了两个还没回过神来的狱卒。阿切尔抢过一只电棍，关上了门。

他拔掉了电线，砸了电脑。杜博夫也同样做法，腾空了一整张操纵台，发现了一条细长的电缆管。

火花进出，电路短路了，一阵嗡嗡声响起，磁力监测器显示出一段危险的电波。

监狱里一阵混乱。巨大的像宝石一样的屏幕碎了，狱卒们四散跑开，犯人们的靴子因短路而磁力失常，他们像布玩偶一样被抛了起来。所有金属物品都被吸上了带磁力的圆形屋顶。

安全中心

狱卒们向这边冲过来时，阿切尔拼命地想挪开沉重的操纵台。

门被撞开了。沃尔顿进来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然后他注意到操纵台已被移动过了。

内景 电缆通道

阿切尔和杜博夫冲下狭窄的通道，通道顶端是一个贮藏库。

这里摆满了工具，还有洗手间和阴沟，以及一堆旧的铁靴子。他们向对面的门走去。

内景 中央监视塔

阿切尔和杜博夫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有好几层的迷宫里。大约一百英尺高，到处都是曲曲折折的通风道、楼梯和高墙。

一阵阵喊声传来——伴着回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们似乎被包围了。

在磁场的嗡嗡声中，阿切尔注意到松脱的螺丝钉和其他的金属残骸附着在一面垂直的墙上。他摘下一颗螺丝钉，然后放手让它又被吸回到墙上。

阿切尔想到一个办法，他向后看着来时的路。

(切换)

垂直的墙

阿切尔和杜博夫在墙上攀爬——他们穿着旧的铁靴。他们越爬越高……

狱卒们穿过通风道和下面的楼梯，然后将他们团团围住。

阿切尔和杜博夫眼看要爬上另一层，这时——

沃尔顿：在那儿！

子弹不断打在他们周围的墙上——阿切尔和杜博夫正好已经到了上面一层的通风道。

阿切尔看见了远处尽头的紧急安全出口。但是四个狱卒从那儿走来，挡住了去路。

阿切尔和杜博夫赤手空拳和狱卒打起来。阿切尔把其中一个扔下了楼梯——落在其他的狱卒中间。杜博夫把另一个扔到通风道里。

他们继续向门口跑去，已经到塔顶楼梯的底端。子弹追着他们俩——强壮的杜博夫从地上捡起一块建筑板材，把它当成盾牌挡在面前，阿切尔点燃了沃尔顿的打火机。

子弹不停打在盾牌上——阿切尔把拇指放在火焰上……然后把外面一层皮肤撕了下来。

他把手指放在门的扫描仪上，令他惊奇的是，屏幕显示“不可识别指纹”。

沃尔顿和狱卒追了过来，距离越来越远。

杜博夫在子弹的连续射击下跌跌撞撞。盾牌不断被射穿，很快就不管用了。

阿切尔舔了舔手指，又试了一次。终于显示“允许通行”——门滑开了。

阿切尔：快走！

杜博夫把盾牌投向追过来的狱卒，但是正当他要转身离开时，沃尔顿击中了他。

阿切尔想把杜博夫拉过去，但是他却没有理会阿切尔伸过来的手。他把门拉上，在门前倒下，将门堵住了。

内景 陡峭狭窄的高塔

阿切尔迟疑了一下，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逃走……沿着向上延伸的蜿蜒的楼梯和狭窄通道，下面是来势汹汹的狱卒。

当子弹离他越来越近时，阿切尔已经爬到了塔顶。顾不得面前的标志上写着“紧急出口，须装配安全带”的提示，他攀上了竖着的梯子爬了出去——

(切换)

外景 监狱 黎明

阿切尔睁不开眼睛——外面是自由世界的晴朗的早晨。

一只海鸥从他眼前飞过，他的目光跟随海鸥……

镜头后拉，让我们看见：

监狱处在一片海洋中，这是一个被废弃的锈迹斑斑的平台装置。

阿切尔奔向一架运输直升机。

飞机驾驶舱内

阿切尔遍寻不见钥匙，他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狱卒们从出口涌出，向他开枪。阿切尔从飞机上滑下来然后跳到了平台的下一层。

他重重地落在倾斜的、波纹状的棚顶上然后滚落到地面上。他抓起一条高压胶皮管，眼看追兵逼近，他将压力调大。举着水管喷向狱卒，沃尔顿和其他人被冲进了海里。阿切尔又推倒了一排油桶——它们滚向了更多的人。这时阿切尔发现一只拖船正在把一只小艇拖向海里。

阿切尔跳过一排胶管朝南边的栏杆靠近，那里一台起重机的吊臂上的钩子正要收回。阿切尔冒着枪林弹雨拉住了钩子，钩子立刻荡出平台以外。牢牢抓在起重机上面的阿切尔被抛向海洋上空。在最高点时，他松手陡直落进了波浪起伏的海里。

他拼命向小艇游去，然后把它从拖船上解下来。小艇驶远了。

外景 小艇 移动 白天

小艇在海里颠簸着破浪前行——驶向圣佩德罗海港。这时引擎气急败坏地显示：汽油不足。

阿切尔：快点……快点……

阿切尔预感到些什么……他往天上看……呼！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哦，不过只是一只鹈鹕。

他拼命发动引擎，可是终于发动不起来了。阿切尔抓起桨想要开始划船，这时，他又一次受到突然袭击！这次是监狱的直升机追来了。他看见海港周围有一串浮标，有了一个主意——

全景

直升机来到了小艇的上方。风和浪

在阿切尔周围盘旋……

直升机

获救的沃尔顿浑身湿透,他看见了阿切尔,开始向他扫射……

小艇

子弹雨点般袭来,摧毁了小船,阿切尔跳入了湍急的浪中……

直升机内

沃尔顿还在攻击小船的残骸,把它打得粉碎。

直升机围着残骸最后兜了一圈,然后飞走了,气浪冲击着海面的浮标。

在小艇的残骸之下

阿切尔攀着残骸露出水面,大口喘着气。

内景 阿切尔的家 卧室 白天

伊芙在熟睡中。卡斯特穿戴整齐,俯身看她,就像柯特兹看蒙特祖玛一样——得意洋洋,带着征服的快感。

外景 公路 白天

卡斯特向车走去,正要点燃一支烟——

伊芙: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不是我丈夫。

他把烟放进衣袋里。伊芙站在那儿,已穿着整齐。

伊芙:所以我半夜的时候起来了——看见你进了书房。

卡斯特:我睡不着——你在床上动起来去。(把车钥匙弄得叮当作响)不管怎样,我要迟到了。

伊芙:肖恩,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过,但是你还是要去。

卡斯特:我们就不能免掉一次吗?我需要“保存实力”,你知道的。

伊芙:迟些再“保存实力”,你得去。

卡斯特: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但是——你来开车。

他钻进了汽车坐在她旁边。

内景 外景 行驶的汽车 白天

这是海岸边一片田园风光的丘陵地带。

卡斯特:这个跟杰米常常约会的卡尔是什么人?他对杰米来说是不是老了点?

伊芙:我不知道……我们相遇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笑了)你还记得那个通宵牙医吗?

卡斯特:当然,我怎么会忘呢?(改换主题)顺便提一下,你还没说昨晚……

他走过来抚摸她的头发,这时他的传呼机响了。

伊芙:你马上要走吗?

他关掉传呼机,用手指触碰她的嘴唇。不知道为什么,伊芙突然紧张起来——

伊芙:肖恩,现在不是时候。

卡斯特吃惊地打量着四周,因为他

——

前者是西班牙将军,曾征服后者的国土。

发现伊芙开进了一片公墓。

他们驶进大门,经过了“海边圣玛丽”教堂。不远处,大海咆哮着。

外景 圣玛丽墓地 白天

这里风景优美,却又弥漫着动人和忧伤的氛围。卡斯特随着伊芙步行走上一个陡崖,穿过了一块块墓碑的方阵——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最后她停在一块顶上放着一个十字架的墓碑前。卡斯特走上前来看着这块大理石上刻着:“马修·阿切尔,5岁,挚爱的儿子 and 弟弟,我们永远珍爱你。”

卡斯特非常吃惊,他看见伊芙在碑前跪下来——

伊芙:生日快乐,马蒂。

她把几件小孩玩具放在碑上,一只鲨鱼、一支手枪、一架太空船。她抑制不住悲伤地扑在卡斯特怀里。

伊芙:他夺走了我们的孩子,肖恩。他夺走了我们的小儿子。

卡斯特的特写

他看着这个死在他手中的孩子的墓碑——孩子的母亲还扑在他的怀中。

他脸上常常浮出的那种假笑这次却没有出现,他不自然地抱住伊芙——也许,只是也许,他感到了受害者的痛苦。

卡斯特:别哭了……别哭了……

内景 联邦调查局工作区 白天

卡斯特一面极力摆脱不愉快的心情,一面走进办公室。

万达:你选了最糟糕的一天关掉你

的传呼机!

卡斯特:怎么了?

万达:卡斯特死了!

卡斯特:他——怎么了?

布兹:他逃出了艾瑞璜。但是一架监狱直升机在长滩海港附近铲除了他……

卡斯特:尸体呢?

万达:还没有找到。

卡斯特:“还没有找到!”你们到底不清楚自己对付的是谁!(稍顿)我要求每一个调查这件事的人,每半小时向我报告一次,所有的线索都要通知我。布兹,通告洛杉矶警察局。

布兹:洛杉矶警察局?就算他还活着,他也不会蠢到回这个城市。

卡斯特:他还活着——而且他已经在这儿了。快行动!

外景 码头 夜

有什么东西在浪中起伏着。是阿切尔被海浪推着艰难地向岸边游去……他匍匐着爬上了沙滩。喘了几口气后,他蹒跚地走上海滩。

外景 蒂托家所在街道 夜

当阿切尔看见蒂托家正门被黄色的警戒带挡住时,他的心下沉了。几个年轻人注意到了他,于是阿切尔继续向前走去。

内景 蒂托的双层楼公寓 夜

一扇后窗被强行打开了,阿切尔爬了进来。在昏暗的光线中,他看见墙上的子弹孔和粉笔记号范围内的血迹。

他站立不稳只好坐下来。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拿起电话拨起来。

阿切尔：请找阿切尔医生。这是紧急电话。（听着）——我是她丈夫。

阿切尔等着。他捏了捏喉咙，想弄掉植在里面的声音调整器。他的声音却被静电干扰，变得含混不清。

阿切尔：你好，伊芙——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重复着）该死。

内景 医院 夜

伊芙正在娴熟地把小艾丽斯（8岁）眼睛上的伤口缝合起来。

伊芙：这是怎么弄的，小甜心？

艾丽斯的爸爸：她从她的大椅子上摔下来。

这个太快的回答让伊芙怀疑。她看了一眼这位父亲，然后发现孩子的胳膊上有一些淤青。一位护士进来了。

护士：阿切尔医生——您丈夫在二线。

伊芙：让儿童服务机构来这里——不要让父亲离开。（走向装在墙上的电话）肖恩？是你吗？

画面在阿切尔和伊芙之间切换

阿切尔：伊芙，仔细听着。那个你以为是丈夫的男人——其实不是。

伊芙：你是谁？

阿切尔：请听我说！带上杰米去圣菲波哥大你妈妈那里。不要告诉他你去哪儿了——快走。

伊芙：不管你是谁——请别再打来了……

电话挂断了，阿切尔失望而且沮丧。一阵警报声把他拉回现实。

阿切尔走到窗户旁，仔细地看外面。

一辆警车开进视野，继续向前开去。

阿切尔：我必须马上去找拉扎罗署长……我有卡斯特·特洛伊的消息。

阿切尔在房间里搜寻，找到了车钥匙，一件松松的夹克衫……然后……

（切换）

内景 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卡斯特：我是肖恩·阿切尔。谁找我？

阿切尔停了一下……听见他自己的声音跟他说话——

阿切尔：如果你是肖恩·阿切尔，那么我想我一定是卡斯特·特洛伊……

卡斯特：我不得不佩服你，肖恩。你正在做一项令人敬佩的工作，那就是扮我。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都觉得以前那样更好。既然如此，何不在警察把你打得脑袋开花之前告诉我你在哪儿……

阿切尔：如果你真的是我，你就应该知道——没有商量，没有交易。

阿切尔挂了电话——卡斯特独自一人恼怒着。

外景 车库 夜

自动门升起了，现出了蒂托的旧别克车。阿切尔把这辆 V-8 Rumbles 型别克汽车开了出来。但是很快，几个凶恶的邻居挡住了他的去路——

居民甲：你去哪儿？

居民乙：赌十元钱，他就是那个杀掉

蒂托的人!

他们走过来围住别克。阿切尔像一只被围困的野兽,这几个愤怒的少年撞击着窗户。

阿切尔突然发动汽车,驱散了所有人,除了居民甲趴在发动机罩上。阿切尔猛踩煞车,这个家伙就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但只是受了轻微震荡。

阿切尔驾车离开的同时,居民甲拿出手机——

居民甲:警察局?我要报警,有人偷汽车,不要让我等着!

内景 外景 别克 移动 夜

阿切尔往前开去,听着电台广播。

电台主持人(画外):这个逃犯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卡斯特·特洛伊的线索……

他关上收音机,这时他看见不远处——

他自己的家

联邦调查局和洛杉矶警局的车辆停在前门,他根本没办法靠近。

阿切尔从后视镜中看见有一辆警车正在靠近。他很快开进一个角落,警车没有注意他,只是例行公事地巡逻,开到别处去了。

阿切尔:不对,肖恩……你应该像卡斯特一样思考。如果是他,他会去什么地方……?

阿切尔有了一个主意。但是就在他开动的时候,那警车又兜了回来——重新出现在镜头中。

外景 梅尔洛斯街区 夜

迪特里克关上了他的画廊。他坐进他的 Lexus 轿车然后把车开出了停车区。

内景/外景 公路 轿车 移动 夜

迪特里克放慢了速度,他看见调查组将蒂托的别克团团围住。迪特里克快速的转过脸去,他看见“肖恩·阿切尔”正在检查蒂托的别克车。

迪特里克:肖恩·阿切尔……一个遇到大麻烦的笨蛋。

阿切尔:是的,是我。

迪特里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举起枪然后四下张望——是阿切尔坐进了迪特里克的汽车后座,呆望着枪管。

迪特里克:上帝啊,卡斯特。

阿切尔:开车。拿起你的手机——我需要你帮我打几个电话。

迪特里克:你会让我暴露的!

阿切尔:你已经暴露了,迪特里克。他们抓不抓你只是个时间问题。

迪特里克开着车迂回绕过犯罪现场然后加速飞奔。

迪特里克:伙计,当你来跟我提那炸弹的事情——我知道我该拒绝你……但是我就是受了该死的诅咒——没法对朋友说“不”。

阿切尔:你只是不能对钱说不。

迪特里克:这是我受的另一个诅咒。

外景 闹市区 鸽房 夜(稍后)

几辆车在贫民区的一栋鸽房前停下。

车里走出来几个惯犯——包括奥尔多、菲奇和他们的性感女友，里维亚和辛迪。

内景 迪特里克的住宅 洗澡间 夜

阿切尔把水浇在脸上，他听见门铃响便停了下来。他为自己壮胆——

阿切尔：你是卡斯特·特洛伊……这里是你的老窝——你不会说废话，也不会对任何问题说不……

内景 迪特里克家的起居室 夜（稍后）

这群人欣赏着房间，巨大的、壁画似的地面铺着漂亮的玻璃砖。

奥尔多：地方不错，迪特里克。大意外是什么？

阿切尔走了出来。男人们都很吃惊，女人们则眼前一亮。

菲奇：你疯了？你是不是要把联邦调查局的都引来！

阿切尔：阿切尔想要抓的不是你们，是我！但是我决定先下手为强——需要你们的帮助。

奥尔多：阿切尔现在是个名人了——他是不能碰的——而你是过街老鼠。

他转身要走。阿切尔一把扭过他把他抵在墙上。奥尔多想拿他的枪，但是阿切尔比他快——抢先夺过了枪。

四个保镖拿起他们的武器，把阿切

尔围了起来。

阿切尔：你们想要和卡斯特·特洛伊对抗吗？那就来啊！来！反正我今天已经够糟了……

四对一，除了阿切尔其他人都在出汗。保镖们被一个个打退了。阿切尔用枪指着奥尔多——然后微笑着把枪还给他。

阿切尔：你们都忘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对奥尔多）六个月以前，肖恩·阿切尔传你去审讯，他对你喋喋不休，你把大便拉在了你的阿曼尼西服上，就在审讯室里。

奥尔多的脸白了——卡斯特怎么知道的？菲奇大笑。

阿切尔：你笑了，菲奇——就像上一次传讯时阿切尔笑你一样，当你跪在地上求他放你的时候。

菲奇吃惊地不作声了，其他人都异样地看着他。

迪特里克：我们都有理由憎恨肖恩·阿切尔。我们都想要他死——

阿切尔：没有人是不能碰的，只要他们说他可以。

几个人面面相觑……观察着其他人的表情……考虑着。

迪特里克：一切都设计好了。卡斯特已经摸清楚了阿切尔的行事路线。

阿切尔：我们先从绑架开始，然后，一个小小的手术。

菲奇：手术？

英语中 face off 有对峙、对抗的意思，同时又是本片的片名“变脸”。——译者

阿切尔:我要用一种你们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装他的脸。

奥尔多:你真是个邪恶的混蛋,卡斯。但是你总是很有办法。算上我们。

阿切尔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表演很满意。

迪特里克:来吧——喝一杯庆祝!

特写 蓝色胶囊

迪特里克把它拧开——粉状物被撒进了一个大大的、盛着梅斯卡尔酒的高脚杯里。他把酒杯举向阿切尔——

迪特里克:来一个你最著名的祝酒词,卡斯?

人们都期待地看着阿切尔,他却很茫然。

阿切尔:为了旧的任务,新的任务——呃——爆炸的任务?

一阵沉寂——然后人们都激动起来。阿切尔很勉强地喝下了一大玻璃杯的梅斯卡尔酒……他感到一阵翻搅着的刺激。

里维亚:正事谈够了,卡斯。跳舞吧。

阿切尔:对不起……我不……

里维亚把他拉上了玻璃地板。辛迪放起音乐;阿切尔的头脑开始感到晕眩。女孩们闻声起舞,把阿切尔夹在她们中间。他想避开,但是里维亚却狂热地亲吻他——

里维亚:还记得控诉者的游戏吗,卡斯?船长的盒子?我们玩过四次。

阿切尔:我当然记得……每次四分之一,对不对?

阿切尔的视线落在一幅幅抽象画

上。热烈的劲舞使他头痛得更加厉害,以致他产生了幻觉,感到自己被敌人包围,他拚命想控制住自己越来越模糊的意识……

里维亚:卡斯?你没事吧?

他走出舞池摇摇晃晃地朝楼下走去——想进厨房。

迪特里克:什么时候开始连卡斯特·特洛伊都应付不了一杯昆特里克斯……(举起他的杯子)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上了年纪以后第一个要说抱歉的表现。

内景 厨房 夜

阿切尔把嘴放在水龙头下面,大口地喝着自来水。醉醺醺的他吸了一口气,发现洗手池上方的玻璃里映出一个人。阿切尔转身一看,是萨沙。

阿切尔:——萨沙·哈斯勒。35岁。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珍珠果酱”聚会上认识卡斯特·特洛伊……(停住)呃,你怎么样啊,宝贝?

她的回答是一记重重的耳光——

萨沙: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应该已经死了……

他晃了一下,然后沉下脸来,装出冷酷的表情。

内景 阿切尔的家 阳台 夜

卡斯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着外面的城市——寻思着阿切尔可能会躲在哪儿。但是一件事中断了他的沉思。他看见——

在街上一辆宝马停住了。里面传来

清晰的重击乐,但是没有人下车。

外景 房屋 夜(稍后)

好奇的卡斯特向车子走去,为了安全,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看见杰米坐在里面,卡尔正在与她纠缠。

杰米: 不要……卡尔,求你了。

他用“嘘”声请杰米安静,却还是不停地在她身上乱摸。

杰米: 我爸爸——他有枪——他会——他会——

卡尔(解开皮带): 那个无能的家伙什么也不会做。

“哗!”乘客窗户被朝里打碎了。卡斯特扯住卡尔的头发把他拖了出来。杰米从车里爬出来朝房子那边逃去……

卡斯特: 你凭什么说肖恩·阿切尔是无能的家伙?

卡斯特把卡尔推上汽车挡风玻璃,它立即被撞出蛛网状的裂痕。不过这个男孩总算还知道逃跑,他蹒跚地逃回车里;宝马车跌跌撞撞地开走了。

内景 住宅 夜

卡斯特进屋去找杰米,她仍然余悸未消。

卡斯特: 你是什么——蠢蛋?

杰米: 这不正好像你。有人想要非礼我——你却跟他站在一边。

卡斯特: 难道看上去我像是和他站在一边吗?是这样吗?(她不说话了)你想和那些下流的小混混一起玩,你最好有所准备。你有保护措施吗?

杰米: 你是指……安全套?

卡斯特: 我是指……保护措施。

卡斯特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打开一把上好油的弹簧小折刀,然后把它交给一脸迷茫的杰米。

杰米: 给我的?

卡斯特: 下一次——拿刀捅他,然后一拧一转,伤口就再也合不上了。

她紧紧地抱住他——卡斯特吃了一惊,随后又立刻做出回应。当他正要拍杰米的臀部时,好像想起什么,他停了下来——

卡斯特: 走吧。

杰米吻了他然后上楼了。她走了之后……

卡斯特: 难怪他花所有的时间来追捕我。谁愿意管这些家庭破事儿?

电话响了。他跑进书房然后接听——

卡斯特: 肖恩·阿切尔。(很快戒备起来)他在哪儿?

外景 鸽房 街对面 夜

波吕克斯用夜视望远镜看见萨沙拉上了窗帘,后面的沙发上坐着——阿切尔。

波吕克斯(对手机): ——我猜想他可能会拜访一些你的老朋友。老哥,就我现在所知的——我发誓这个家伙很愿意扮作你……

内景 萨沙的卧室 夜

阿切尔清醒了,萨沙正在解裤子。

阿切尔: 呃——我们不能谈谈吗?

萨沙: 谈?我从你这儿听到的唯一的话就是“脱掉它”,“坐上去”,“我明天给



你钱。”

她拿出几件干净衣服,然后把它们扔到他身上。

萨沙: 脱掉身上的破烂穿上它们。然后快离开。

阿切尔: 没跟你哥哥做完事情之前我不走。

萨沙: 我叫他不要再听你的——但是你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努力使自己平静) 你看,如果联邦调查局知道你在这儿——我会失去我的儿子。所以求你了,走吧。

阿切尔第一次看见她不再是一个冷酷的罪犯——而是一个胆怯的、有保护意识的母亲。他意识到自己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扰也影响了她——

阿切尔: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使你生活得很苦……

萨沙: 你怎么会知道?你每次都头也不回地走掉。

亚当进来了,朝他的玩具走去,他的出现缓和了萨沙深深的恨意。阿切尔穿好了衣服。

阿切尔: 我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我要对所做的一些事情说对不起……

她尖刻的目光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软化——就像一个女人试着去恨一个自己还爱着的男人。

阿切尔: 衣服很合身。

萨沙: 当然,是你的衣服。

阿切尔: 孩子也很可

爱。

萨沙: 当然,他是……

萨沙感到不安,她的内心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

萨沙: 亚当,到这儿来……我想让你见见你的爸爸。

阿切尔的脸色因震惊而变得苍白。

外景 萨沙的房间 夜

他们的身影在灯光映照下绰约可见。

(切换)

外景 屋顶 夜

卡斯特、布兹、万达和卢米斯密切注视着这两个身影。

卡斯特(对手机): 我们已经看到他了。波吕克斯,撤退。

布兹: 是什么让你肯定这个家伙会出卖自己的哥哥?

卡斯特: 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事情这么肯定过。让每个人各就各位。记住——格杀勿论。

布兹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卡斯特的眼神就表示“不得争辩”。

布兹: 你们都听见了——快点准备好!

内景 萨沙的房间 夜

亚当专心玩他的玩具, 没有注意到阿切尔冷冷的注视。

阿切尔: 他多大了?

萨沙: 五岁。没人知道你是他的父亲。我怕有人会因为而你而伤害他。

亚当: 邦! 邦! 邦!

他们吃惊地看见亚当举着玩具枪指着他们。萨沙不高兴地吧枪拿了过来。

萨沙: 你知道妈妈不喜欢你玩这些东西……

她一脚踢开玩具枪, 然后举起亚当——把他举到阿切尔跟前。阿切尔很尴尬地接过了孩子。

阿切尔一时情感不能自持, 他紧紧抱住孩子——在他的大手里孩子显得非常弱小。

萨沙: 你抱他的方式不对……卡斯。

阿切尔没有听萨沙说话, 他陷入了自己的回忆中, 旋转木马上的歌声……一个孩子的笑声……一声枪响……

然后亚当笑了, 就像马修有过的笑容一样。它唤起了阿切尔心灵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坚强的东西。他重又控制自己, 把孩子放回萨沙的怀抱——

阿切尔: 他不是我的儿子。

萨沙: 他是的——!

这时, 阿切尔突然警觉起来——可能是因为窗户外面的人影在这时突然扰乱了外面射进来的光线。

阿切尔: 快趴下!

砰砰砰! 窗户玻璃碎了——催泪弹和枪火立刻使这里烟雾迷蒙。

外面

街对面, 卡斯特正在统筹火力。

内景 楼上

一片混乱, 一名保镖已经倒下了。迪特里克和其他人分散开来, 趴在地上。

厨房

辛迪和菲奇被困在厨房的地上, 这里已经被枪火毁掉了大部分……

萨沙的卧室

阿切尔咳嗽着穿过浓烟向房门方向爬去。他正要出去时……

萨沙: 亚当!

她恐惧的哭嚎声震动了阿切尔。他回过头来——看见亚当站在火力最集中处。

阿切尔的表情显示出他的矛盾。这是一个孩子——却是他最恨的敌人的儿子。

子弹已经射到亚当身边的墙上, 越来越危险。

阿切尔动了——他向亚当跑过去。

这时, 一名探员从碎了的玻璃窗口爬了进来, 手持武器。阿切尔重重地踢了他一脚, 把他从窗口又扔了出去。

阿切尔抱起亚当, 把他绑在自己身上。他反应敏捷地把脱下来的 T 恤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花瓶里浸湿了——然后把它盖在亚当的脸上。保护他。

他朝萨沙跑去,然后和她一起很快地穿过并不结实的纸墙,开出一条路。

内景 厨房

菲奇在朝窗外开枪的时候被一个探员打中了。

辛迪手持切肉刀跟这个探员拚,却被对方开枪打进了冰箱里。

楼下

阿切尔保护着萨沙和亚当朝楼梯走去,这时——

前门突然开了,进攻者们一拥而入——一边开枪,一边扔榴弹。

阿切尔,萨沙和亚当进退两难,这时——

楼上

迪特里克和奥尔多正在向攻进来的探员开枪。探员们有的倒下,有的退了回去。

天窗被打开了,探员们顺着绳子滑了下来,同时开着枪。奥尔多的保镖中枪倒下,摔下楼去。

楼下

一个探员刚下到地面上,阿切尔就撞掉了他的枪。他们扭打在一起,探员想去拾枪——亚当跑出来一脚把枪踢开。就像他妈妈一样。

萨沙拾起枪——朝另一个爬下来的探员开枪。接着她又打断了第三个探员的绳子。那人摔下来,失去了知觉。

还在扭打中的阿切尔扯掉了那个探

员的防毒面罩……

阿切尔:布兹……

布兹的眼里只有仇恨,他想拿自己的刀。阿切尔迟疑了一下,然后把布兹推出了玻璃门。他推着亚当下楼,越来越多的探员从门口一拥而入。

阿切尔:迪特里克!那幅画!

楼上

迪特里克看见了那幅挂在前门上方的帆布壁画,明白了阿切尔的意思。他开枪使壁画从墙上掉下来。壁画倒下,膨胀,盖住了正在攻进来的探员们,争取了时间。

迪特里克:快走!

阿切尔和萨沙逃上楼去。

楼上

萨沙看见亚当蜷缩在玻璃地面的中央——下面移动着探员们的身影。

萨沙:亚当!

楼下

一个探员用他的散弹枪瞄准了玻璃地面——亚当成了上面的“目标”。

楼上

阿切尔跳过来一把拉起男孩。玻璃地面立刻粉碎了。他在飞溅的碎玻璃中来了个前滚翻——他和亚当都没受伤。

双方都在楼上楼下相互盲目地扫射着——极力想命中目标。

有一些探员从屋檐下开枪,打倒了菲奇的最后一个保镖。

迪特里克: 他们就像蟑螂一样!

迪特里克和里维亚把烟雾弹扔下去, 掩护阿切尔逃走。

顶层

迪特里克带阿切尔向房屋的最后面走去, 他拉开了一扇隐秘的门——

迪特里克: 如果我们能逃走, 就在我的马里布广场会合。你还记吧, 卡斯?

阿切尔: 在卡南路上——我知道。

阿切尔把亚当还给萨沙。她抱住她的孩子——然后紧紧地拥抱阿切尔不肯放开, 眼泪盈眶, 因为她知道这次可能是永别了。

萨沙: 谢谢你, 卡斯……谢谢……

阿切尔: 把孩子带走……

里维亚和其余保镖把阿切尔推走。

内景 圆形大厅 夜

里维亚和一个保镖护送着阿切尔穿过被废弃的圆形大厅——砰! 砰! 两个护卫应声倒下。

卡斯特冲下楼梯——向阿切尔冲过去。手无寸铁的阿切尔立刻躲到了一根柱子后面。柱子上有镜子嵌板。

卡斯特在柱子和镜子之间穿梭着, 玩起了“猫捉老鼠”式的游戏。他瞄准阿切尔的头部, 然后砰的一声, 镜子成了碎片。

阿切尔(画外): 这真是一千年的坏运气……

卡斯特转过身来对准阿切尔又开枪! 又碎了一面镜子。卡斯特感到阿切尔在他身后, 他又转身开了一枪, 这次是镜

子里自己的映像。

这时阿切尔从一个碎了的镜框里钻出来扑向卡斯特。他们扭打在一起, 都想夺取那把枪。

卡斯特: 已经太晚了, 肖恩。你的孩子喜欢我, 你的老婆是一个尤物, 连我都自愧不如……

他们靠得非常近, 卡斯特就在阿切尔的耳边说出这番话——

卡斯特: 今天晚上我会好好跟她庆祝你的死。

卡斯特猥亵地舔阿切尔的耳朵。狂怒的阿切尔一把夺过枪指着卡斯特。

他正要卡斯特就地正法——突然有子弹朝他这边飞来。阿切尔躲闪到一边, 卢米斯进来了, 用手枪朝着门那边的阿切尔开枪。卢米斯又启动了他的 M-16 榴弹发射器。

嘭! 榴弹爆炸了, 门廊立即烟雾弥漫——但是阿切尔逃了出去。

卢米斯想扶起卡斯特, 却被生气的卡斯特推开了, 他设法穿过烟雾。

外景 屋顶 夜

阿切尔奋力从楼梯井里爬出来, 飞来的子弹使他不得不以圆屋顶作掩护。

波吕克斯从另一面向他开枪。

阿切尔回击, 使波吕克斯后退, 躲避——

波吕克斯: 还记得我吗? 你的“小弟弟”?

波吕克斯一边讲话一边小心地爬上圆屋顶——

波吕克斯: 你骗我, 让告诉你从不告

诉任何人的事情……

阿切尔听见从上方传来动静，波吕克斯已经爬到了上面——

波吕克斯：现在把它带进坟墓吧。

阿切尔对着玻璃的圆屋顶开枪，波吕克斯脚下的玻璃碎了。屋顶无法承载他的重量坍塌了。波吕克斯摔进了大厅。

卡斯特惊恐地见到波吕克斯摔扁在自己脚边的地板上——

卡斯特：波吕克斯……

波吕克斯已经奄奄一息。卡斯特向上看，发现阿切尔正在注视着大厅。

卡斯特开枪，阿切尔急速闪躲避开了子弹。

卡斯特绝望地抱住波吕克斯——却徒劳。波吕克斯滑倒……然后死了。他转向卢米斯……

卡斯特：快找医生来——快！

卢米斯：忘掉他吧，长官。他只不过是波吕克斯·特洛伊……

卡斯特怒了，他二话没说拿出枪来一枪打中了卢米斯的脑门正中。

卡斯特看着死去的弟弟——他的愤怒丝毫没有减轻——布兹和万达到达现场，看见了卢米斯的尸体。

万达：怎么搞的？

卡斯特：还能是什么？卡斯特·特洛伊刚才杀了他！（稍顿）你们还等什么？快走！

布兹和万达离开后，卡斯特把波吕克斯抱在怀里，非常伤心。

内景 联邦调查局 白天

卡斯特精神恍惚地向办公室走去。

金很骄傲地拿着一本《时代》周刊。他的照片被登在封面。

金：长官，您上了《时代》封面。他们称您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英雄”。

他冷冷地从她身边过去，走进了办公室。

内景 联邦调查局 阿切尔的办公室 白天

卡斯特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他凝视着一个镶着伊芙和杰米照片的像框，带着一种强烈的恨意。

突然，他怒火升腾，敲碎了像框，把照片揉成一团。他把这些扔向另一些阿切尔的家庭纪念物——砸乱了更多的照片和纪念品。

这时卡斯特突然注意到拉扎罗站在门口。有多久——他不能肯定。

卡斯特：怎么了？

拉扎罗在身后关上门。

拉扎罗：我们曾经是朋友，肖恩，所以我认为我应该跟你面对面地谈……（稍停）我不管你受了怎样的刺激——你做得过了。从昨天的残杀之后，我对你最近的怪癖和非常可疑的行为做了全面的调查。

卡斯特：我——“怪癖”？维克托，你在说什么？

卡斯特装作很随意地拉上了办公室之间的隔帘。

拉扎罗：你开始和布罗迪还有米勒他们在一起，他们神秘地死了。你最好的朋友被杀了——你毫无反应。突然之间，你吸烟、喝酒，言行举止都像一个有所隐

瞒的人……(稍顿)也许你被收买了——也许你只是失去理智。但是,我保证……我一定会找出真相。

四目相对,卡斯特知道无法再对眼前这个人使什么计策。

卡斯特:那好,维克托,我要做一个忏悔。但是你不会喜欢……(把胳膊绕在他的颈上)我是卡斯特·特洛伊。

拉扎罗:——我不明白……

卡斯特突然把拳头戳在拉扎罗的胸口。卡斯特越来越紧地压迫他的心脏,他露出哀求的神色——最终他窒息得心力衰竭。

拉扎罗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着,然后瘫倒在地上。

卡斯特:现在你明白了。

他按了接通内线的按钮——

卡斯特:取消我四点的活动。(稍顿)替我叫急救人员。维克托的心脏病犯了。

卡斯特喝了一口梅斯卡尔酒让自己平静。他看了看表——就像在倒计时一般——然后跪在拉扎罗的尸体旁边。

门打开了,两名救护人员冲了进来。他们看见卡斯特使劲地挤压着拉扎罗的胸口——看上去在做人工呼吸。

救护人员轻轻地把卡斯特拉到一旁。一个救护人员摸了摸拉扎罗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

外景 格里菲斯公园 望台 白天

卡斯特自上而下俯视着城市,极力想把自己唤回来。他点了一支烟……策划着自己下一步行动。他的冥想被一架盘旋在上方的警用直升机打断。

(切换)

外景 城市 多组镜头 白天

警用直升机盘旋着,警车在街上巡逻。警察和联邦调查员设了路障。全城戒备。

外景 闹市区 商业大街

阿切尔绕过一排路障,出现在街道上,他眼神迷离而疯狂……他突然提起一只垃圾桶然后朝前面的街道走去。

路人们呆视着这个疯狂男人,他想要做什么?

阿切尔最后在一个体育用品店前停下。他挥手把垃圾桶摔了过去,砰!商店的窗户碎了,警报声响起。

行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阿切尔。接着有几个年轻人从窗户爬进去,开始抢掠商店里的商品。

又来了一些人加入了抢掠的队伍,开始发生争执和斗殴,店员也跑出来加入到争斗之中。

一辆洛杉矶警局的警车开了过来。一个警察跑出来去追那些想逃跑的人。

司机站在车门口,手上拿着对讲机。他感到背后有动静,刚一转身阿切尔已经从他的腰带上摘下了榴霰弹。

阿切尔向他脸上喷去。警察张开嘴蹲了下去。阿切尔很快钻进了车里。

车里:阿切尔按了一个按钮——车窗的浅色玻璃自动变成了深色,从车窗外便看不见他了。他发动油门——呼啸而去。

外景 街道 白天

阿切尔放慢了警车的速度。

眼前：数辆警车阻住了主路的两边——一个路障检查点正在查所有的过往车辆。

阿切尔开车离开了，他打开便携式电脑开始飞快地打字。

内景 联邦调查局 白天

一个调度员的扫描仪正滴答运作着——

调度员：各单位注意。我收到一个代码被证实优先级为00级的警报。立刻向帕特里亚街终点站进发。

迅速掀起轩然大波——

A) 机动车停车场

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在装甲吉普车旁排列整齐。

B) 直升飞机场

直升飞机起飞向东面转航。

C) 阿切尔的住宅

监视车辆四处巡逻。

外景 路障 白天

阿切尔看见检查点的警车都被撤掉，它们沿着主路向东边开去，从阿切尔身边经过。车队离开后，阿切尔立即向西边进发。

外景 阿切尔的家 后院 白天

阿切尔推开栅栏门溜进了后院。他从车库后面走出来。

一个警察坐在一把椅子上，正收听警察局的电台。

阿切尔靠近给鸟喂食的地方。他悄

悄地把手放进口袋里找钥匙。

正当他拿到钥匙的时候——可可，一只很吵的蓝知更鸟在他头上盘旋。警察朝这边看过来，但是阿切尔已经躲起来了，他只看到了一只鸟。

内景 联邦调查局 工作区 白天

卡斯特走了进来。万达看见他在这里很奇怪。

万达：指挥官，你来这里做什么？

卡斯特：我应该在哪儿？（四处张望）其他人呢？

万达：支援你去了！难道你不是刚在帕特里亚街终点站发现了卡斯特的踪迹吗？

卡斯特：什么？

万达：你用你的个人安全代码发出无线电。除了你没人知道这个代码。

卡斯特：显然有别人知道！让所有人马上回到原岗位——马上！

内景 阿切尔的家 黄昏

阿切尔蹑手蹑脚地走进房子，一边小心聆听着。他看见另一个警察坐在餐桌前，擦拭他的手枪。他溜上楼去——朝着流水的声音。

主卧室—黄昏（稍后）

阿切尔走进来，朝洗澡间走去。经过床的时候，他停住了，在一床皱皱巴巴的被子上放着的是：伊芙的长睡衣和一条卡斯特的黑色短裤。

他有些难过地坐了下来，没有注意到水声已经停了。伊芙从洗澡间走出来。

阿切尔: 伊芙……

伊芙脸上的恐惧把他拉回现实。她想跑掉, 但是阿切尔抓住了她。她挣扎着——对他拳打脚踢——但是他捂上了她的嘴。

阿切尔: 我不会伤害你的。不要叫, 好吗?(没有回答) 好吗?

受到惊吓的伊芙终于点了点头, 他放开了她。

伊芙: 我认识你——你是打电话给我的人。你是卡斯特·特洛伊。你杀了我的儿子——

阿切尔: ——我是打了电话, 但是我不是卡斯特。我是你丈夫。

她又开始想逃, 阿切尔只好又抓住她。

阿切尔: 现在, 你必须听我说。我们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这间屋子里。我告诉你我必须要走之后我们吵架了。(稍顿) 我的任务——肖恩·阿切尔的任务——是冒充卡斯特·特洛伊进一个联邦监狱。

伊芙听到这些私密的信息后有些吃惊, 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警报声朝房屋靠近, 警察们回来了。她留意着门口的动静, 拖延时间——

伊芙: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切尔: 一位联邦调查局外科医生给了我卡斯特的脸。他做了移植手术, 所有的东西, 连声音都移植了。但是卡斯特从昏迷中苏醒——他杀了所有知道这个任务的人。不过这之前, 他做了变成我的手术。

后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声音

传来——

警察(画外): 阿切尔医生, 你没事吧?

阿切尔: 如果你需要真凭实据, 尽管查吧。你丈夫的血型是负 O 型。卡斯特是 AB 型……

阿切尔看了一眼阳台——脚步声在楼梯上越来越近。伊芙正要回答——或者尖叫。这时——

阿切尔: 记得那个降落伞的梦吗? 我在下落, 伊芙……我在下落……

血液涌上她的脸, 而阿切尔已经从阳台逃走。

内景 书房 稍后

伊芙坐在电脑前, 精神恍惚, 失去判断能力。突然前门打开, 她警惕起来——卡斯特正在命令警察看守房子——

卡斯特(画外): 我要求你们 24 小时内有人守在这儿。不要呆在草地里。

卡斯特进来时, 伊芙假装正在专心地看电脑。当他开始抚摸她的背时, 伊芙开始紧张。

卡斯特: 你太紧张了, 可能一个约会日可以帮你放松……

伊芙: 今晚不行……我要学习……

他仔细看着伊芙, 然后紧紧地捏住她的肩膀。

卡斯特: 你认为我举止怪异。完全像另一个人?

伊芙: ——是的。

卡斯特: 那好, 我有忏悔要做, 但是你不会喜欢这个……

卡斯特用手围住她纤细的脖子……

卡斯特(继续):我读了你的日记。我想要改变——想做一个你所希望的男人。

伊芙仿佛接受了这个解释,使一切显得有逻辑。

卡斯特: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带你和杰米去旅行——就在追悼会之后。

伊芙: 什么追悼会?

卡斯特: 维克托·拉扎罗心脏病犯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太可怕了.....

伊芙: 噢,天哪.....

卡斯特就此发挥——他装出巨大的悲痛。

卡斯特: 先是蒂托.....现在又是维克托.....(紧紧抱住她).....不要告诉我,你也会离开我.....

伊芙(回应他的拥抱): 当然不会。

内景 阿切尔的卧室 夜

卡斯特睡得很不安宁。突然他的双肩颤动了一下,他被惊醒。他看见伊芙坐在他身旁看书。

卡斯特: 那是什么?

伊芙: 那是什么?

卡斯特: 有东西咬了我。

伊芙: 多半是只蚊子——我来关上窗户。

伊芙揉着卡斯特的肩直到他睡着。她站起来,关上窗户,然后走进洗澡间。

内景 洗澡间 夜

伊芙舒了一口气,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把柳叶刀。她挤压柳叶刀——一滴血滴进了一个玻璃瓶——这是卡斯特的

血。

外景 阿切尔的家 夜

当伊芙把钥匙插进车门时,一只手握住了她。她忍住没有尖叫——回头看见.....两个警察。

警察: 对不起,阿切尔医生,这时候您要去哪儿?

伊芙: 医院里有急诊病人。

警察: 我们中的一人会护送您。

伊芙: 好的.....(稍顿)但是,请不要叫醒我丈夫.....他太累了。

外景 医院 夜

什么事情都不会在四点发生,确实不会有什么事。无聊的警察监视着外面,伊芙走了进去。

内景 医院 伊芙的办公室 夜

她紧张地等着血型化验机出结果。

伊芙: 拜托,负O型,拜托.....

机器停止运行。它显示“男性——AB型。”

她把脸埋在双手里——震惊至极。

阿切尔(画外): 谢谢你相信我。

阿切尔从她办公室的黑暗角落里走出来——但是伊芙拿出一只枪,静静地瞄准他。

阿切尔: 你在做什么?你从哪儿搞到的枪?

伊芙: 从我的冒牌丈夫那儿。

阿切尔: 为什么指着我?我是真的。

伊芙: 不知道,可能肖恩已经死了。

阿切尔: 你还需要什么证据?

伊芙: 告诉我通宵牙医是怎么回事?

就在阿切尔讲述的时候, 伊芙仔细看着他的眼睛, 想寻到真相。

阿切尔:我约她出去吃鸡和排骨——却不知道她是个素食主义者。那天晚上再糟不过了, 她被混进沙拉里面的三粒小石子硌碎了牙齿。可是不管怎样, 后来我们一起开车去找一家通宵牙医的时候, 却感到很快乐。(稍顿) 尽管很痛——你还是吻了我。

伊芙慢慢放下枪, 流下眼泪——

伊芙: 天哪, 肖恩! 你怎么能让我们变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

阿切尔: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我永远也无法补偿你——

她蜷缩起来, 拚命想冷静下来——

伊芙: 但是你一定会尽力的。(稍顿) 首先——我们怎样才能帮你解脱?

内景 阿切尔的家 主卧室 夜

卡斯特醒后发现伊芙不见了。他伸手去摸被蚊子咬过的地方时脸色变了——那处伤已不存在了。

内景 医院 伊芙的办公室 夜

伊芙看了一下药品台, 找出一只黄色的玻璃瓶。

伊芙: 这个可以使他昏迷好几个小时。

阿切尔: 太好了, 他明天的日程安排是什么?

伊芙: 他告诉我的从不比你说的更多尽我所知就是——明天我们要去维克托的追悼会。

阿切尔: 维克托蒂托他们死的时候都认为是我干的从另一方面来说, 的确是我。

伊芙: 肖恩——现在不是你想这些的时候。

阿切尔深深吸气——使自己冷静下来。

阿切尔: 追悼会过后他会做什么?

伊芙: 他会带着我和杰米离开。

阿切尔: 然后你们就都不会回来了。追悼会在哪里?

伊芙: 海边圣玛丽教堂。

阿切尔感到有些意外。

伊芙: 你会做什么?

阿切尔: 我会用麻醉枪击中他。等他一旦失去知觉——我就争取在安全行动组找到我之前先找到布兹和万达。

伊芙: 我还能做什么?

阿切尔: 想一个好的借口。我不想你或者杰米出现在那个追悼会上。

伊芙: 我可以替杰米掩饰, 但是如果我不在, 他会怀疑的(阿切尔思考着) 一旦你采取行动, 所有事情都会很难把握。如果我在他旁边——我会掌握情况。我是他的妻子, 别忘了?(稍顿) 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这一次, 你需要我。

阿切尔看着她的眼睛——顿生愧疚之情。

阿切尔: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他们拥抱在一起, 感受彼此的温暖。

伊芙: 肖恩——有多大把握?

阿切尔: 难说。但这是我们竭尽所能可以做到的了。(稍顿) 如果事情没有发生, 带杰米离开, 别再回来……

伊芙: 会发生的。

有脚步声逼近——他们分开来。

阿切尔: 医生们都成群结队地行动吗?

伊芙: 只有当我们打高尔夫时。

内景 走廊 夜

卡斯特和双胞胎兄弟走进来——正好看见烧伤病房的门关着。

内景 烧伤病房 夜

伊芙很快地替一个病人缠上绷带——卡斯特带着他的人闯进来, 带着枪。

伊芙: 肖恩! 你来这儿做什么?

卡斯特: 这正是我想要你解释的。

伊芙: 你的警察没有告诉你吗? 有一个急救病人。

拉斯开始揭开病人的绷带。

伊芙: 肖恩——让他住手! 阿兰德罗先生伤得很厉害!

卡斯特: 待会儿会更厉害……

他目瞪口呆地看见拉斯揭开绷带露出一个严重烧伤的病人——阿兰德罗先生。伊芙非常生气地护着他。

卡斯特: 对不起, 但是当一个人的妻子半夜跑掉了, 他会想什么?

伊芙: 是我的错。我应该在走之前把你叫醒(吻他) 现在请让我继续工作。

他们离开了。伊芙擦去唇上卡斯特留下的恶心味道。

外景 医院停车场 黎明

卡斯特一边与双胞胎说话一边上车——

卡斯特: 留在这里, 像鹰一样盯着她。

拉斯: 你认为她知道了?

卡斯特: 谁在乎? 她今晚就会死。他们都会死。妻子、孩子……和爸爸。

外景 老牧场 高高的草 白天

阿切尔等待着, 萨沙带着一个长长的箱子出现了。背景处, 亚当正和迪特里克在牧场房子的门廊里玩。

阿切尔: 孩子怎么样?

萨沙: 他的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不过他会没事的。

阿切尔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把狙击来福枪。

萨沙: 卡车都已经装满油了。你看, 卡斯, 那里会有很多的联邦调查员。也许我可以让哥哥来帮我们。

阿切尔: “我们”? 不, 萨沙——相信我, 这不是你的战斗。

他转身离开——但是她的眼光又使他返回来。他吻了她——并不热情, 却很温柔。

阿切尔: 谢谢……

她看着他向卡车走去。

外景 阿切尔的家 白天

伊芙穿着肃穆的黑色衣服来到站在大轿车旁的卡斯特身边。

卡斯特: 杰米呢?

伊芙：我也很想知道。她从我的钱包里偷了55美元就走了。

卡斯特的眼色一变——想看出伊芙的真假。

伊芙：别这么吃惊，肖恩。你知道要让这个孩子听话有多难。

卡斯特：我会迟些解决她的事。

伊芙：太好了，因为我已经没辙了。

外景 海边圣玛丽公墓 白天

一个十字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十字架下面是一块墓碑。和其他许多墓碑一样——唯有马修·阿切尔的有些异样。肖恩·阿切尔躲在后面，他已经装配完毕那把狙击来复枪。

有那么一会儿，他想起了马修的坟墓……后来让决心代替了难过之情。他从他的潜伏点看去——

外景 海边 白天

公墓的山脚下，那里有一排排椅子……白色的鲜花……一些默哀者。一只小艇拴在防洪堤上。（切换）

阿切尔的望远镜

从望远镜中看出去，他看见卡斯特和伊芙从大轿车里出来。

伊芙四下张望，想知道阿切尔在哪儿，却和拉斯打了个照面。拉斯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阿切尔的目光一直跟随卡斯特和伊芙，他们坐在第一排椅子上。追悼会开始了。

神父：我们聚集在此以祭奠维克托·

拉扎罗的一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倾其一生保卫国家的人——先是高级舰队总司令——然后是联邦调查局西海岸总指挥。但并不是在座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多么的崇高。他希望他的安魂弥撒用拉丁文来诵读。（稍顿）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开始诵读一篇优美而伤感的弥撒。

阿切尔往注射器里装镇定剂。

神父继续着庄严的仪式——

神父：主啊！当末日审判那一刻来临，地动天摇之时，请将他从永恒的死亡中解救……

伊芙看手表……偷偷地张望着。

卡斯特不在意地拍了拍她的膝盖。她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回来。

阿切尔给枪上膛，拧动射程探测器的一个小柄，然后小心地架在十字架上。

透过望远镜阿切尔的目光穿过默哀者找到了卡斯特。他的卷发整齐地搭在脑后……

返回到此前场景：这同马修遇害之前的形势完全相反：阿切尔拿着狙击枪而卡斯特是目标。

神父的深情念诵使仪式达到最高潮——

神父：主啊！赐他永生，阿门！

特写——扳机

阿切尔的手指正要扣动……

透过瞄准镜，看到一个人影来到卡斯特身后，挡住了阿切尔的瞄准线。阿切尔的手指停住了，那人转过身来，头发从

脸上撩开。是杰米。

追悼会上

伊芙看见杰米坐下来,表情僵住了。

杰米: 不管怎样,谢谢您,妈妈——
(摸着她的50块钱) 但是我希望在这里陪着你……和爸爸。

卡斯特看到了伊芙脸上的惊慌,但是没说什么。他只是拉过杰米的手,十指交缠地握住她。

仪仗官向前走出几步,把来复枪放在肩上,开始鸣枪21响以示致敬。

阿切尔稳住自己,重新用来复枪瞄准。他听见自己身后有动静,有人正在很快向这边走来……

但是这次是他最后一次机会。阿切尔冷不防地扣动了扳机。

吡! 麻醉剂针管悄无声息地从枪管里发出。

镜头追随针管向卡斯特的颈项飞去,却偏了一点。它未起任何作用落在了草地上,在21响致敬枪声的掩护下没有被发现。

在公墓所在的山上

砰! 阿切尔的头部受到重击。他毫无知觉地倒在地上,一只枪管轻轻地抵在他的耳朵上。由于背景中的致敬枪声,我们不知道这支枪什么时候,或者是不是已经开火……

追悼会上

仪仗官把骨灰盒交给拉扎罗夫人。伊芙胆战心惊地四下看了看——在想出

了什么问题。

神父: 这位崇高者的家人会把他的骨灰撒在海里……

就当拉扎罗夫人和她的孩子向停靠的小艇走去时,卡斯特摸了摸他的耳机,他收到一条消息。

他的眼睛扫了一眼临近追悼会场的一个船屋。

卡斯特(对受话器): 拉斯,带上杰米,把车开过来,我们在那间船屋里碰头……

客人们都向自己的车走去。伊芙抓住这个时机向万达和布兹走去。

伊芙: 万达,我需要跟你谈谈。

万达(看着她的脸): 没问题……怎么了?

但是这时伊芙看见万达的身后,拉斯注视着她,并且紧了紧他“友好地”握住杰米肩膀的手。

伊芙: 没什么——

卡斯特: 过来,亲爱的。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万达和布兹看着他们向船屋走去。

内景 船屋 白天

这间屋子昏暗,破旧。到处都是船的部件和工具之类的东西。

卡斯特把伊芙推了进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伦特站在那儿,脚下是被打了的阿切尔。伊芙上气不接下气。

卡斯特: 你看谁在附近鬼鬼祟祟被我们抓住了——卡斯特·特洛伊。

伊芙: 他怎么会在这儿?

卡斯特：在把他上交之前，我认为应该把他曾经让我们承受的东西还给他……

卡斯特开始踢阿切尔，一下又一下踢在他的肚子上。

卡斯特：来吧，亲爱的。一起来玩——

伊芙忍受不了，她劝卡斯特停止，但是立即被他驳回——

卡斯特：真糟糕，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你不知道。

他把伊芙推倒在阿切尔身边，她抱住了阿切尔。

卡斯特：你真以为会这么容易吗，你这个笨蛋？（对伊芙）对不起，宝贝。卡斯特·特洛伊要来杀你和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保证在你死前给你报复的机会。

阿切尔：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放了他们。

卡斯特：曾经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连你的小儿子——我并没有想让那事发生。但是你总是不肯忘记。

阿切尔：没有父亲能忘记。

卡斯特：想用“家庭”的情感来感染我是没用的，肖恩。我想你应该更清楚。

阿切尔拖延着时间，他找寻着一些锋利的东西。他看见一个装满渔具的板条箱放在一堆工具中。

阿切尔：我知道一些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卡斯。你有一个儿子，我遇见他了。他的名字叫亚当……

卡斯特：我想我都已经有一打儿子了——那又怎样？（扣着扳机）别再玩智力游戏了……先杀你老婆，然后是你女

儿，然后是你。

这时门打开了，卡斯特开始狞笑。

卡斯特：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

但是进来的并不是杰米和拉斯。三个人从黑暗中走来，手上都端着机关枪。

卡斯特：迪特里克——奥尔多——萨沙？

迪特里克：没错，阿切尔。现在放下武器。

卡斯特和伦特别无他法，只得放下了武器。

外景 船屋 侧门 白天

拉斯和杰米坐在车上，拉斯听着耳机，知道有事请不对劲了。

拉斯：别他妈动……

内景 船屋 白天

萨沙站在阿切尔这边。

萨沙：卡斯——你没事吧？

卡斯特：你搞错了。我才是卡斯——他是阿切尔。萨沙，宝贝——给我一分钟来解释。

萨沙：这真是可悲，阿切尔。不过，今后你可怕的幽默感一定会成为传奇。

奥尔多（扣住扳机）：偿还时间到了。

奥尔多瞄准卡斯特，砰一声！他被打倒。

拉斯闯了进来。

阿切尔举起一组滑轮，而伦特向奥尔多掉下来的机关枪扑去。阿切尔抡起滑轮打在伦特头上。

卡斯特想捡起他的手枪，伊芙狠狠地踢在他的胯下，他疼得翻倒过去。



阿切尔抢过了机关枪, 站立不稳的
伦特很快被迪特里克制服。

卡斯特和拉斯朝四散开来的入侵者
开枪。

阿切尔: 找到杰米!

伊芙冒着横飞的子弹向出口跑去。

外景 追悼会 白天

布兹和万达是最后离开的——他们
突然警觉起来。难道在浪潮的呼啸声下,
万达听到了什么?

外景 船屋 白天

伊芙向车奔去, 车里却是空的。杰米
逃走了。

伊芙: 杰米?杰米?

子弹打碎了她身后的车窗。

内景 船屋 白天

枪战中插入了迪特里克, 拉斯和萨
沙被杀的镜头。

外景 海——拉扎罗的骨灰被撒进
海里

卡斯特和拉斯击中了萨沙, 她倒在
地上。阿切尔回击——打死了拉斯, 卡斯
特立即向后退去。

阿切尔来到伤得很重的萨沙跟前。

萨沙:照顾亚当不要让他
跟我们一样的下场

她死在阿切尔怀中, 受伤的迪特里
克爬过来。看见他的妹妹后, 迪特里克恐
惧地爬起来

迪特里克: 萨沙——!

砰砰砰! 卡斯特把迪特里克打倒。阿
切尔反击, 卡斯特逃出去, 阿切尔追上
去。

外景 追悼会 白天

伊芙突然向万达和布兹跑去——他
们也在奔跑。

万达: 我们听见枪声——

伊芙: 万达,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一
件很疯狂的事情

外景 船屋院子 一组镜头 白天
阿切尔跑进了船屋中。他检查了他的子弹，丢掉了空枪。

卡斯特在狭窄的通道间偷偷地穿行，听见身后有声音——

砰！卡斯特开枪，把一个正在检修的船体打烂。他向船那边走去，准备好枪，阿切尔出现在他后面跟着他——一步、两步——突然——

卡斯特停住，阿切尔朝他扑过来。

两人艰难地扭打在一起。卡斯特穿过院子朝那只船飞奔。

阿切尔和卡斯特粗暴地勒住对方——手指深深陷进彼此的喉咙。他们那么使劲地掐着，以至于阿切尔喉咙上移植的变声器脱落。

他的声音改变了，受静电干扰，变得含混不清。

阿切尔：放弃吧，卡斯特，人们迟早会发现的。

卡斯特：我先杀了你就不会。

他们想去抢那把枪——但是一只手从船后面伸出来，捡起了那把枪。阿切尔和卡斯特一起停下来，因为——

杰米出现了，手上拿着枪。

卡斯特：把它给我，杰米。

阿切尔：不，杰米。不要这么做！

每个人都呆住了——因为阿切尔和卡斯特说话的声音都和阿切尔本来的声音一模一样。而没人比杰米更困惑了。

阿切尔：听我的声音，杰米。我是你爸爸。

卡斯特：这是骗你的，杰米。我是你爸爸。

杰米手上的枪指来指去——不知所措。

卡斯特：开枪打他，杰米。

阿切尔：杰米……

卡斯特：射他！

杰米开枪了，阿切尔晃了一下，一枚子弹射进了他的肩膀。卡斯特从杰米手上把枪夺过来。

卡斯特：你真笨，我的孩子才不会射得这么偏。

他把枪对准了阿切尔的脑袋。

万达（画外）：不要动。

万达和布兹冲过来，拿着枪。伊芙和更多的探员跟在后面。

卡斯特：不要再浪费审讯用的传真纸了，走开吧。

万达：你们都被捕了，直到DNA化验查出你们的真正身份。

卡斯特：我命令你们走开！

好几个探员有些拿不准，想退缩，但是万达和布兹很坚定。

万达：把枪放下——

布兹：——马上！

卡斯特（稍顿）：不要怪我。

他一把抓过惊恐万分的杰米——拿枪抵着她的下颚。

阿切尔挣扎着想站起来，这时卡斯特把杰米当成挡箭牌，走出门口来到花园里。阿切尔小心地跟在后面。

卡斯特：跟爸爸说再见——

杰米拿出那把弹簧折叠刀，插进卡斯特的腿，然后拧了一转。她跑掉了，卡斯特疯狂地开着枪，逃出门去——

卡斯特（画外）：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家伙!

门外

就在卡斯特开枪逃离的时候,他突然朝一个困惑不解的探员跑去——

卡斯特: 把你的武器给我——快!

探员把枪给了卡斯特,然后被他打倒在地。

船屋的院子

阿切尔和伊芙检查杰米是否有事。

杰米(对阿切尔): 你是谁? 谁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阿切尔跑向院门,然后一把拉开它。

卡斯特一瘸一拐地离开船屋的院子,向海边跑去,那里有晒日光浴和玩滑梯的人们。

外景 小船坞 白天

卡斯特一面向前跑一面找寻着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他看见了两艘赛艇——船上那些皮肤晒得黝黑的船员。他跳进了其中一艘船。

船长: 嘿——!

还没看他一眼,卡斯特就一枪打死了他。他一阵风似的开动了小船。他看见——

卡斯特的视野

阿切尔跑向船坞里停着的另一艘船。

卡斯特开枪,子弹飞向船坞这边。

阿切尔帮助船主脱离危险——他身后的小屋坍塌了。阿切尔一边开枪,一边

跑上船去。

一颗子弹擦过卡斯特的肩膀,他打开节气阀,全速前进。阿切尔开动了第二艘船跟在后面。卡斯特向后面开枪,打碎了阿切尔船上的罗盘。一艘民用船向他这边开来,差点撞上去。

另一个角度

阿切尔和卡斯特的船并在一起,他们在零射程里相互开火,两只船撞到一起。

一艘警察艇向他们靠近。

卡斯特向警察开枪——船员和船都被打中,船尾向阿切尔撞来。

阿切尔的船飞了起来,穿过了另一艘船。嘣!阿切尔也被抛起来,船又跌回了水里。在卡斯特船旁边落下来。

阿切尔和卡斯特重又开始搏斗,这时一艘驳船朝这边驶来。

卡斯特把阿切尔逼进了驳船的航线。千钧一发……阿切尔跃上了卡斯特的船头,嘭!阿切尔的船撞上了驳船,撞得粉碎。

卡斯特疯狂地驾驶着,想把阿切尔甩下去。

阿切尔在颠簸中只能眼看着卡斯特不停地转向。这时船遇到了一阵海浪,卡斯特的枪滑进了水里。阿切尔滑了一下,他的头探出船沿,卡斯特想把他撞下去,但是阿切尔及时地退了回来。卡斯特抓起船锚,抛了下去。咚!它打在了阿切尔身边的船板上,但是链子落在他脖子上。

卡斯特想勒住阿切尔,阿切尔则用头撞他。卡斯特向后退去,腿却被绕在链

子里,他向后被绊倒,跌进水里。

阿切尔想伸手拉住卡斯特,船向码头加速驶去。

阿切尔把卡斯特拉回船上,船撞上了码头的木桩,弹了起来……

另一个角度

哗!船在木桩上撞翻,向船坞冲去,撞上了海岸的阻挡物,船翻了个筋斗,只有船尾立在海面上……

阿切尔和卡斯特跃上沙滩。

外景 海滩 白天

阿切尔和卡斯特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然后又翻身起来,卡斯特看见一只枪半露出地面,他想去抢那只枪,却被阿切尔先抢到。他瞄准了卡斯特,两人同时站起来——

卡斯特:你不会开枪的,肖恩。我没有武器……

阿切尔:好吧,我要忏悔……但是你

一定不会喜欢听到这个……你说的对,我不会开枪打你,至少绝不打你的脸。

砰——阿切尔一枪打在卡斯特的胸口!他抽搐了一下,然后失去平衡地跪在地上。他还不相信地看着阿切尔。然后倒在地上不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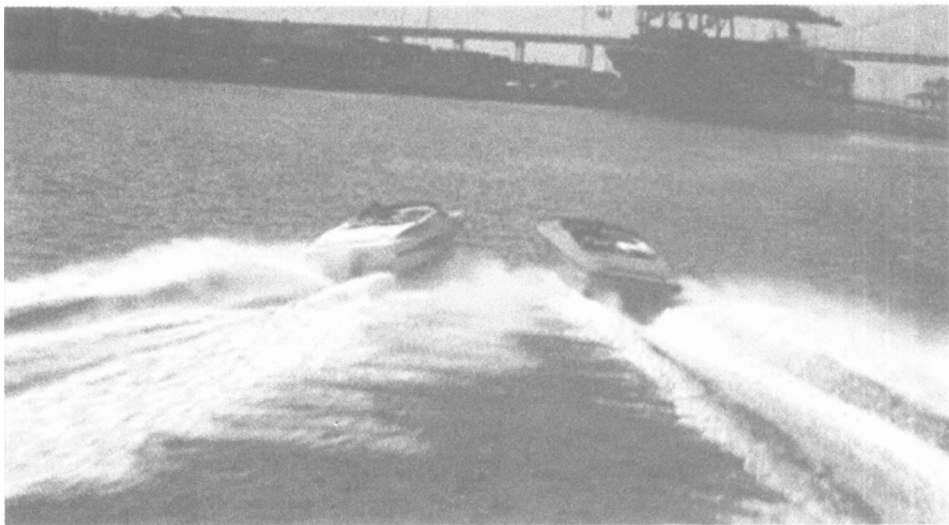
阿切尔疲倦地扔掉了空枪。接着他转身看见一架 FBI 直升机向他飞来。他如释重负地回过头去,却发现——卡斯特的尸体不见了!

卡斯特正朝旁边一艘转动着推进器螺旋叶的小船爬去。阿切尔开枪打中了卡斯特的大腿。他颤抖了一下,继续向前爬去。

阿切尔扑过去,他们扭打在一起,卡斯特努力地把头往锋利的螺旋叶片上伸去——

卡斯特:不会完的,肖恩……我要你每次照镜子,看见的都是我的脸。

他们纠缠不止,推进器的叶片越来越近,眼看要切进阿切尔的脸颊……



阿切尔摸到了船锚的铁链子。他用链子缠住螺旋叶——推进器停了下来。

卡斯特终于倒下——再也不动了。

阿切尔抬起卡斯特的的手,想要把他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就在戒指快要取下的时候,卡斯特突然紧紧抓住阿切尔的手腕。

两个男人的眼神相互对峙着。卡斯特假笑,他握着的手渐渐失去力气,终于松开。阿切尔甩掉卡斯特的的手,然后把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另一个角度

直升机降落了。布兹和万达飞奔过来——

布兹: 你没事吧, 阿切尔?

阿切尔: 你叫我什么?

万达: 他叫你“阿切尔”, 长官。

阿切尔终于意识到他们确实是在叫自己。他笑了——肖恩·阿切尔的久违的笑容。

外景 船坞 黄昏

FBI 医疗队把阿切尔扶上担架。卡斯特的尸体在他旁边。

伊芙: 坚持住, 肖恩……他们正从哥伦比亚找来最顶尖的外科手术师……

阿切尔(指卡斯特): 他怎么样了?

伊芙: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他现在是一颗大头菜。

阿切尔: 他们总是这样说……

FBI 医疗人员把他抬上了一架医疗直升机。万达拦住正要跟上去的伊芙。

万达: 对不起, 伊芙。你不能跟来。

(对布兹) 带她回家。

伊芙: 可是他是我丈夫!

万达: 但是他为我们工作。

万达登上了医疗直升机; 飞机起飞了, 留下了情绪激动的伊芙和非常困惑的杰米。

杰米: 爸爸还会再是爸爸吗?

伊芙: 我希望如此, 甜心。

杰米: 你们把我的生活弄乱了。

在飞扬的尘土中, 她们看着直升机飞走了。

内景 阿切尔的家 白天

也许是好几天, 或许是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无从得知。伊芙在餐厅的饭桌旁, 正在阅读医学报告。

她感到了些什么, 便抬头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一个男人的影子。

阿切尔(画外): 你好, 伊芙。

伊芙激动地冲过去打开了门, 看见一个有着阿切尔声音的男人的脸。

他是肖恩·阿切尔。伊芙凝视着, 轻轻地仔细地抚摸他的脸, 还有一些伤口未完全愈合。然后她拉过他来紧紧地抱住。

杰米(画外): 爸爸?

杰米站在那儿。阿切尔温柔地笑了, 有一些伤感, 还有一种亲切和坦诚, 这是卡斯特·特洛伊永远感受不到, 也模仿不来的。

杰米向他扑来。一家人抱在一起, 相互亲吻, 第一次他们真正成为一体。

杰米: 对不起, 爸爸, 我向你开枪。我是不是应该被关禁闭?

阿切尔笑了,然后紧紧地抱住她。但当她们正要推阿切尔进屋时,他迟疑了。

阿切尔:我有一件事情要征求你们——征求你们两人的意见……

他退到一旁,出现了卡斯特的儿子。

阿切尔:这是亚当。他需要一个栖身的地方……只要住一阵子。

伊芙看着阿切尔——她明白这对阿切尔而言意味着什么。管它呢,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谈。

外景 阿切尔的家 白天(稍后)

一家人走了进去,门关上了,把我们的视线挡在门外。(切换)

内景 马修以前的房间 夜

阿切尔给了亚当一只旧的玩具熊——摇着孩子直到他终于进入梦乡。

内景 杰米的房间 夜

阿切尔看见杰米睡着了。他拉过被子盖住她——她动了一下,把被子拉得更紧了。



内景 主卧室 夜

伊芙脱了外衣,等着阿切尔。

伊芙:你回来第一天感觉如何?

没有回答,伊芙听见水流的声音。她向阿切尔走去,他正弯着腰去洗脸。

伊芙:肖恩?

阿切尔站起来——看见洗手间镜子里面卡斯特的脸。伊芙发出一声尖叫。阿切尔转身面对她——这是自己真正的脸。他看见伊芙恐惧的表情,又转过去对着镜子——只看见自己的脸。但是他明白了。

他抱住了伊芙,紧紧地抱住她。伊芙也做出回应,很高兴阿切尔又回到家中。我们看见他熟悉的笑容……

渐隐。

(完)